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百六

外戚部七

奢縱

專恣

驕慢

奢

夫位不期驕而傲逸之自至。欲不可縱而禮度之遂愆。故先儒以為損之招而惡之大也。漢室而下，乃有藉帝闈之勢，處外姻之貴，罔思克己靡剛，進德不以盛滿而為戒。姑務紛華而自恣，乃至輿服奉養之物，極其珍麗，室宇宴樂之具，過於豪縱，踰矩而弗禁。怙奢而彌放，其或盈而蕩沃，而邪天實禍。滂咎不旋踵，惟其所召，孰將見哀至，乃獲免於身。克終牖下，彼已之誚，亦足配焉。

漢元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為丞相，嘗請考工地益宅。帝怒曰：遂



取式厚是後迺退考工少府之禹官也主作器械帝責其召客飲坐

其兄盖侯北鄉自坐東鄉自處尊位也鄉讀皆曰嚮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

撓撓曲也音由女教切由此滋驕滋益也治宅甲諸第言為諸第之上也以甲田

園極膏腴膏腴謂肥厚之處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屬建及也音之款切前堂羅鍾

鼓立曲每所旗之名也通帛曰旃曲旃借也禮大夫建旃曲柄也後房婦

女以百款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奏進也

霍禹孝宣皇后之兄也禹嗣父光為博陸侯與弟山並繕治第宅走

馬馳逐平樂館光兄孫雲當朝兩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

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也

史丹祖父恭女弟為衛太子良姊產悼皇考宣帝徵時休倚史氏恭

子高為太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封樂陵侯成帝初丹為左將軍

光祿大夫封武陽侯尤得信於帝丹兄嗣父爵為侯讓不受分丹盡

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賞賜累千金僮奴以百

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樂

王譚成帝舅也封平阿侯譚弟回成都侯立江陽侯根曲陽侯逢時

高平侯世謂之五侯群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

各數十人童奴以千百數羅鍾磬舞樂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

第室起工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彌竟也言望之極目也屬音之款切百姓

歌之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次高都連竟外杜壞次高都水在長安西也

杜鄠二縣之間田畝一金言其境自長安至杜陵也一云長安有高

都外杜里既壞次高都作殿復衍及外杜里成都侯商自擅穿帝城

引水耳曲陽無此事又雖作文土山漸臺西白虎皆故效天其僭奢

第宅不得從長安至杜陵也

如也



王高明光宮在城內近桂宮也後又

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惟輯濯越歌輯與輯同濯與擢同皆所以行船也今執輯擢人為越歌也輯謂擢之短者也今吳越之人呼為撓音饒越歌而越之歌

帝幸高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街之

曲陽侯張騫奢僭上赤墀青鎖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謂刻為連鎖交而青塗也

後漢馬防明德皇后之兄也為衛尉後以病乞骸骨詔賜故山中王

田廬以特進就第防兄弟貴益奴婢各千人已上資產巨億皆買京

師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觀連閣道彌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

郊廟賓客奔湊四方畢至

竇憲章德皇后之兄也為大將軍弟篤為衛尉景環皆侍中奉車駙

馬都尉四家競修第宅窮極匠

梁冀順烈皇后之兄也為大將軍乃大起第舍堂殿皆有陰陽宮室

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鈿漆窓牖皆有綺疏青鎖圍以雲氣仙靈

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蹬峻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

藏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板以像二嶠深

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走其間冀與妻孫壽共乘輦車張羽

蓋飾以金珉游觀第內多從倡妓鳴鍾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

以駛娛恣各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柘林苑禁

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遠帶丘

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苑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

卒徒繕修樓觀數年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芟刻其毛以為識人有

犯者罪至刑死冀又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輅車鄭玄注周禮輅猶屏也所用自

輅



隱也石頡篇云衣車也 形制上平異於常也 埤憤狹冠埤下也音頻爾切一音皮彼切 折上巾蓋折其中之上角也

擁身扇大扇也 狐尾單衣狐居曳地也 莫又以火浣市為單衣常大會賓

客莫陽爭酒失杯而汗之偽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煇燁赫然如燒

凡布垢盡火熾絜然素白若用灰水焉

晉門琇景獻皇后之從父弟性豪侈費用無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刑

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又喜遊讌以夜續晝放恣犯法每為有

司所貸其後司隸校尉劉毅劾之應至重刑武帝以舊恩直免官而

已

王愷文明皇后之弟為後將軍愷既世族國戚性復豪侈及后崇羊

琇之徒以奢侈相尚愷作紫紵步鄣四十里又用赤石脂塗壁

王濟尚常山公五年二十起家為中書郎遷侍中出為河南尹未拜

坐鞭王官吏免官於是移家北芒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

甚貴濟穴地為馬埒編錢以用之時人為之為金溝帝嘗幸其宅供饌

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豚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

不平食未畢而去

賈謐惠皇后妹之子本姓韓以賈后之勢負其驕寵奢侈踰度室宇

崇僭器服珍麗歌僮舞女選極一時

宋徐湛之母高祖女會稽公主為尚書僕射湛之貴戚豪家產業甚

厚室宇園池貴遊莫及音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

之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淫日悉以後車載

之太祖嫌其侈縱每以為言時安成公何最無忌之子也臨汝公孟

靈休也之子也並各奢豪與湛之共以奢膳器服車馬相尚京邑為

靈休也之子也並各奢豪與湛之共以奢膳器服車馬相尚京邑為

靈休也之子也並各奢豪與湛之共以奢膳器服車馬相尚京邑為



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飭湛之二事之美無於何孟  
何邁尚太祖第十女新蔡公主邁少以貴戚居顯官好大馬馳逐多  
聚才力之士有豎在江乘縣界去京師三十里邁每遊履輒結駟連  
騎武士成群

南齊何武尚宋孝武長女山陰公主為吏部尚書家業富盛性又華  
侈衣服被飾極為奢麗

後魏馮熙文明太后之兄也為洛州都督因事取子女為奴婢有容  
色者幸之為妾有子女數十人以此為貪縱

北齊爾朱暢魏孝莊皇后弟也為肆州刺史家富於才招致賓客既  
藉門第窮極豪侈

妻敬武明皇后兄子也散無器幹唯以外戚貴幸而縱情財色為時

論所鄙

唐楊慎交尚中宗女長寧公主為駙馬都尉與武崇訓等各將油灑  
地以築毬場用功數百萬妨害農務歛怨於人

武延秀拜右衛將軍駙馬都尉於金城防造宅窮極奢麗延秀既恃  
恩放縱無所忌憚

揚國忠之示貴妃從父之子為右相兼劍南節度與貴妃姊虢國夫  
人於宣武里連構甲第土木被縹繡棟宇之盛兩都莫比晝會夜集  
無復禮度有時與虢國夫人聯轡入朝揮鞭走馬以為諧謔衢路觀  
者無不駭歎每扈蹕驪山國忠以劍南幢節引於前出有餞路還有  
飲脚遠近餉遺珍玩狗馬閣侍歌兒相望于道

國忠子暄為太常卿兼戶部侍郎尚延和郡主暄弟拙為鴻臚卿尚



萬春公主兄弟各於親仁里立第窮極奢侈

杜悰為駙馬都尉位極將相以服御飲饌自奉務極華侈

梁趙巖尚太祖女長樂公主為戶部尚書充祖庸使巖聞唐朝駙馬

都尉杜悰服御飲饌華侈巖耻其不及由是豐其飲膳嘉羞法饌動

費萬錢仇歛綱商其徒如市權勢燠灼人皆阿附及唐莊宗至巖踰

垣而逸素與許州溫韜相善巖往依之既至韜斬巖首送京師

甥舅之妻暱莫加焉而宗周之禮以異姓為後帶礪之盟厚莫重焉

而隆漢之制非劉氏不王皆所以強幹而弱枝防衛而杜漸也人亡

政息世變風移牝雞司晨良書之訓無補彼童而角詩人之刺足聞

於是親黨並興寵滋熾富之人主權勢踰本枝小則避燠之狐託神

丘而逞志大則時術之蟻沸山阿而構災博關前聞用垂明誠

魏冉秦昭王冉宣太后弟也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昭王諸兄弟不

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冉為政昭王三十六

年魏人范雎言宣太后專制擄侯擅權於諸侯昭王悟免冉相國出

關就封邑擄侯出關輜車千乘旬餘

漢田蚡武帝母王太后異父也為太尉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

數言事多效效謂見聽用士吏趨勢利者皆去丞相竇嬰而歸蚡蚡日益

橫六年賞太后薨丞相昌御史大夫翟青坐喪事不辨免帝以蚡為

丞相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蚡郡及諸侯也猶言郡國耳蚡為人貌侵生甚貴短侵

小也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也又以為諸侯王多長年多長年謂武帝初即位富於春秋

也蚡以肺附為相舊解云肺附者其輕薄附著大材也非痛折節以

禮屈之天下不肅痛猶甚也言以尊貴臨之皆令其屈節而下已也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



後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帝迺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

上官桀為左將軍與大將軍霍光結婚相親光長女為桀子安妻有

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為媵好鄂邑所食色為蓋侯

所尚故云蓋主也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驃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

桀輒入代光次事

霍禹光子光薨禹嗣為博陸沃魏相為御史大夫後兩家奴爭道謂

氏及御史家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躡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迺去

王鳳成帝長舅封平陽侯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王氏子弟皆

鄉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之滿朝廷鳳用事帝遂謙讓無所顯顯與

凡事皆不自專也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帝召見歆

誦讀詩賦甚說之歆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

大將軍曉猶曰此小事何足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帝於是語鳳

鳳以為不可迺止具見憚如此而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

共王來朝天子留不遣歸國曰而長留待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

定陶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帝甚親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

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為非常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

留侍京師詭正非常也詭違也故天見戒見顯宜遣王之國帝不得已於

鳳而許之共王辭去帝與相對涕泣而決京兆尹王章以為鳳建遣

共王之國非是迺奏封事言日蝕之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章對曰

日蝕陰侵陽臣願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舉手鳳

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



天子感悟納之因薦琅邪太守馮野王以代鳳鳳聞之上疏乞骸骨  
辭指甚哀帝少而親依鳳弗忍廢使尚書劾章章死獄中妻子徙合  
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

王莽孝元皇后弟莽為大司馬與議立嗣共徵立中山王奉哀帝後  
是為平帝年九歲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頗威福江陽侯立莽諸  
父平阿侯仁素剛直莽內憚之令大臣以罪過奏遣立仁就國莽日  
誑耀太后言輔政致太平郡臣奏請尊莽為安漢公後遂遣使者逼  
守立仁令自殺

後漢竇融在宿衛十餘年年任子孫縱誕多不法長子穆等遂交通  
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事以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  
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因以女妻之五年時盱婦家上

書言狀帝大怒乃盡免穆等官諸竇謂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獨  
留融京師

竇憲章德皇后兄也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

沁水

公主明主逼畏不敢訴後肅宗馬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

帝女陰喝猶噎塞也陰音於禁切只音一介切成作鳴音烏故切後發覺憲既平勾奴威名大盛以耿

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  
文章刺文子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邳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

壽邳由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

竇景憲之弟為執金吾子孫放縱張輔為河南尹景家人復擊傷市  
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緹騎侯海等五百人毆傷市丞輔部吏楊章等  
窮究正海罪徙朔方景忿怒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為執金吾吏欲因



報之章等惶恐入白輔頰自引臧罪以辭景命輔即上言其狀竇后  
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

閻顯安思皇后兄也建光初顯及弟景耀晏並為鄉校典禁兵后寵  
既盛而兄弟領與朝權后臨朝以顯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顯忌大  
將軍耿質位尊權重威壓前朝乃風有司奏質及其黨與皆下獄死  
於是景為衛尉耀城門校尉晏執金吾兄弟權要威福自由

梁冀順烈皇后兄也永和元十年河南尹冀居職暴怒多非法父商

所親客洛陽令呂放頗與商言又冀之短商以讓冀冀即遣人於道

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權疑於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為洛陽令

放家歆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商薨未及葬順帝乃拜冀

為大將軍弟侍中不疑為河南尹及冲帝立始在繼抱太后臨朝詔

冀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錄尚書冀雖辭不肯當而後暴滋甚冀

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出入冀妻孫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

以言事因與私焉宮內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

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外以譙讓而貴崇孫氏宗親冒名而為侍

中鄉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遣私家客籍屬縣富

人彼以它罪籍謂疏錄之也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貨物少者至於罪徙四

方調發歲時貢獻先輸上第於冀上第第一也乘輿乃其次焉吏人以貨

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因行路

發取奴女御豎而使人復乘勢橫暴妻略婦女毆擊吏卒所在怨毒

冀又起別第於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為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

賣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諂次之宿衛近侍並所



親樹也樹置禁省起居纖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然

後敢詣尚書下邳人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冀異賓客家在縣界以情

託樹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

崇賢路以補朝闕宛為大都士之淵數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老者

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

數十人由是深怨之樹後為荊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為設酒因鴆之

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溫初拜不謁冀託以它事乃晉斬之時

汝南袁著年十九見冀凶縱不以其憤乃詣闕上書仲尼歎鳳鳥不

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

資此董仲舒對策之詞著引而略之也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勢分權臣上下壅隔

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易繫辭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遂身退天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且遵

懸車之禮高枕願神薛廣心為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四馬傳曰

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

將側目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拔以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

尚書禹謂帝舜曰若周公成王無如殷王紂尚書周公戒成王

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成王無如殷王紂尚書周公戒成王

之迷亂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書得奏御冀聞而密遣掩捕

著著乃變易姓名後託疾偽死結蒲為人市棺殯後冀廉問知其詐

也廉察陰求得笮杖之隱蔽其事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名儒素善於著

冀召補令史以辱之時大原郝絮胡武皆危言高論危亦高與著友

善先是潔等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又疑

為著黨勅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記者並殺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千餘



人絮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輿襯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  
及冀誅有詔以禮記著等冀諸忍忌皆此類也不疑好經書善待士  
冀陰疾之因中常侍白帝轉爲光祿勳又諷衆人共薦其子裔爲河  
南尹裔一名胡狗時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  
笑焉不疑自耻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  
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  
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州所以它事陷之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  
不殊明遂死於路永興二年封不疑子馬爲隸陰侯裔子桃爲城父  
侯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  
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餘以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  
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已而不得有所親豫

吳何洪後主母何姬弟也後主立封洪與弟將植並爲侯植至大司  
徒吳未昏亂何氏驕借子弟橫放百姓患之

晉王愷文明皇后弟也爲後將軍石崇與愷將爲鴆毒之事司隸校  
尉傅祗劾之有司皆論土重罪詔特原之由是衆人僉畏愷故敢肆  
其意所欲之事無所顧憚焉

羊琇景獻皇后從父弟爲中護軍典禁兵放恣犯法每爲有司所貸  
其后司款校尉劉毅劾之應至重刑武帝以舊恩直免官而已尋以  
侯白衣領護軍頃之復職

揚駿武悼皇后弟也爲車騎將軍封臨晉侯武帝自太康以後始寵  
后黨謂謁公行而駿及弟珣濟勢傾天下武帝末年恐楊氏之偏後  
以王佑爲北軍中侯以典禁兵既而寢病彌留至于大漸佐命元勳



皆已先沒群臣惶惑計無所從會帝小差有詔以汝南王亮輔政又欲令朝士之有名望年者者數人仇之駿祕而不宣帝復尋至迷亂揚后輒爲詔以駿輔政惠帝即位進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駿自知素無美望懼不能緝和遠近乃依魏明帝即位故事遂入開封賞歆以悅衆爲政嚴碎悞諫自用不允衆心賈謐賈后妹子也爲賈充後謐好學有才思既爲充嗣繼仇命之後又賈后專恣謐權過人主至口銜繫黃門侍郎其爲威福如此

庾亮明帝時爲中書監轉護軍行軍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群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裔等素被親愛與西陽王美將有異謀亮直入臥內見帝流涕不自勝既而正色陳美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外御坐遂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加亮給事中從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

後魏高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爲尚書令輔政專權與奪任己又嘗與清河王懌於雲龍門外廡下忿忿爭太至紛紜太尉高陽王雍和止之高后既立肇當衡軸每事任己勤違禮度好改先朝舊制出情妄任臧削封秩抑黜勲人由是怨聲盈路

北齊段孝言武明皇后姊子爲清郡尹孝言本以勲戚緒餘致位通顯至此便驕奢放逸無所畏憚曾夜行過其賓客宋孝王家宿喚坊民不時應赴遂拷殺之又與諸淫婦密遊爲其夫覺復恃官勢拷掠而殞時苑內須果木科民間及僧寺備輸悉分向其私宅種植又殿內及園須石差車牛從漳河運載復分車迴取事悉聞輒出爲海州



刺史

後周鄭譚尚梁國公主宣帝時為內史下大夫譚頗專權時帝幸東京譚擅取官材以自營寺坐是復除名為民小御正劉昉數言於帝後召之顧待如初

唐竇執太穆皇后從父兄子也武德三年為益州道行臺左僕射行臺郎中趙引安知名士也執動輒擄箠歲至數百人與行臺尚書常雲起郭行方素不協及隱太子誅有詔下益州執藏諸懷中雲起問曰詔書安在執不之示但曰鄉歌反矣執而殺之行方大懼奔于京師執追斬不及

武延秀尚中宗女安樂公主為太常卿兼右衛將軍延秀既侍恩放縱無所忌憚

薛諗為尚衣奉御開元二十八年殺人事泄長流瀼州死于路其黨十人並杖殺諗帝之甥也性貪狠恃託國戚恣行克忍常於私第使群奴以重賈於坊市誘販繒帛者悉於後園推殺之竊其財移歲乃為所告帝深惡之以其親遂不明誅

李脩憲宗莊憲太后妹婿為司農卿遷京兆尹元和十年莊憲太后薨脩為山陵橋道置頓使侍能惜費每事減損靈駕灞橋頓從官多不得食及至渭城北門門壞先是橋道司請改造渭城北門計錢三萬脩以勞費不從令深鑿軌道以通靈駕掘土既深旁注皆懸因而頓壞所不及輻輳車數步而以初欲壞城之東北墉以出靈駕中人皆不可乃停駕徹去壞門土木而後行脩懼誣奏輻輳車軸折山陵使李逢吉令御史封其車軸自陵還奏請免脩官帝以用兵務集財



賦以脩前後進湊之不責但罰俸而已逢吉極言其罰乃削銀青階

翌日復賜金紫自此朝廷端士多遭譖毀人士為之側目

梁張漢傑末帝德妃之兄歸霸之子也末帝嗣位漢鼎漢傑並為近

職漢鼎早立漢傑真明中為控鶴指揮使領兵討慧玉於陳州擒之

當真明龍德之際漢傑昆仲分掌權要藩鎮除拜多出其門段疑因

之遂竊兵柄及莊宗入汴漢傑與兄漢倫弟漢融同日族誅於汴橋

下

漢李業太后季弟隱帝嗣位尤亦倚愛兼掌內帑四方進貢二宮費

用委之出納業喜趨權利無所顧避執政大臣不敢禁語會宣徽使

關業意欲之太后亦令人微露風旨執政時揚邠史肇肇等難之業

由是積怨蕭牆之變自此而作

驕慢

謙以受益卑以自牧蓋先典之格言君子之攸處造於於是則無不

至而有姻連帝族位由后寵爵賞已極權勢既隆志至訓於益恭遵

棄德而不讓傲慢成性驕狠為預時政而昧於大猷蔑縉紳而違於

明哲敗不旋踵痛可言哉

漢田蚡以孝景王后同母弟為丞相時灌夫燕相坐法去官家居長

安夫嘗有服謂喪服也過丞相蚡蚡從容曰從者千容切吾欲與仲孺仲孺字也過

魏其侯實嬰所封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廼肯幸臨况魏其侯也况賜夫安

敢以服為解解謂辭之也若今言分疏矣請語魏其具其辨具酒食將軍旦日蚤臨日

明旦也蚤古早字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也益多夜洒掃張具

洒音灑又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

音所寄切



忘之哉夫不澤

澤悅也

曰夫以服請不宜忘不當迺駕自性迎蚡蚡特前

戲許夫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卧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

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迺駕往

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食酣夫起舞屬蚡

屬付也猶今之舞訖相勸也屬音之於切蚡不

起夫徙坐語侵之

徙坐謂移就其坐也

嬰乃扶夫去謝蚡卒飲至夜極醺而去

上官安以昭帝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吾百户遷車騎將軍日以驕

淫愛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語戎壻飲大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

物安子病死仰而罵天

霍雲以昭帝后族為中郎將封冠陽侯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

請音才

切多從賓客張園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

朝當用謁本自行而令奴上謁者也

上謁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莫敢譴者

後漢陰就以光烈皇后弟封新陽侯就善談論朝臣莫及然性剛傲

不得衆譽

梁冀以順烈后族為大將軍質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群臣目

冀曰此跋扈將軍也

跋扈猶強梁也

晉楊駿以武帝后父自鎮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漸驕傲胡

奮語之曰卿恃女更豪邪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駿曰卿女復不

在天家邪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何所增損

羊琇以景猷皇后從父弟為中護軍寵遇甚厚杜預拜鎮南將軍朝

士畢賀皆連榻而坐琇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而坐客

邪遂不坐而去

賈謐本姓韓后父克之外孫嗣克為臨顯侯惠帝世謐既親貴數入



二宮共恣懷太子遊處無屈降心常與太子奕棋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言之於后遂出穎為平北將軍鎮鄴

王敦字處仲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嘗與從父弟導造王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恐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

陳抑盼以高宗皇后弟又尚文帝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後主即位以帝舅加敦騎常侍盼性愚韃使酒醉乘馬入殿門為有司所劾坐免官卒於家

后魏駕盧賜爵遼西公道武遣衛王儀伐鄴而盧自以帝之季舅不肯受儀節度帝遣使切責之盧遂忿恨與儀司馬丁建構成其嫌彌

加猜忌會帝勅儀去鄴盧以引歸

北齊尉景仕東魏為大傅景妻常山君神武之姊也坐匿亡人見禁止使崔暹謂文襄曰語阿惠兒富貴欲殺我耶神武聞之泫然詣闕曰臣非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魏靜帝乃許之於是黜為驃騎大將軍開封儀同三司神武造之景慧臥不動叫曰殺我時趣和常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忍煎迫至此又曰我為爾汲水眈生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為之屈膝先是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為墻人相扶為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而杖之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兒慣去放使作心腹何須乾啼濕哭不聽打邪

爾朱文略姊為魏孝莊皇后神武納之初神武遣令怒文略十死恃

此盜橫多所陵忽

胡長仁以武成后兄為尚書令長仁倚親驕豪無所畏憚

隋呂道貴高祖從舅也性尤頑駁言嗣鄙陋初自鄉里徵入長安見

之悲泣道貴略無戚容但連呼高祖名云種未定不可偷大似苦挑

姊

苦挑道貴從姊名也

是後數犯忌諱動致違逆忤帝甚耻之乃命高諱厚加

供給不許接對朝士拜上儀同三司出為濟南太守令即之任斷其

入朝道遺還至本郡高自崇重每與人言自稱皇舅數將儀注出入

閭里從故人遊宴官民咸苦之後郡廢終於家子孫無嗣焉

柳述尚高祖艾蘭陵公主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脩理為

尚時所稱然不達大躰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稱

貴幸朝臣莫不驚憚述每陵侮之數於帝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

素意或令述改之述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啣

之

崔弘度開皇中納其妹為恭孝王妃復以其弟弘昇女為河南王妃

仁壽中檢校大府卿自以一門二妃無所降下

宇文化及煬帝為太子時領千牛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化及由此

益驕處公卿間言辭不遜效所陵轢

唐楊國忠玄宗太真妃從祖兄也代李林甫為右相既以便佞得宰

相剖決機務居之不疑立朝之際或攘袂扼腕自公卿已下順皆指

氣使無不驚憚國忠既以宰相典選常於私第大集選人令諸女弟

岳廉觀之國忠注官時呼左相陳希烈於坐隅給事中在列曰既對

注擬過門下了矣吏部侍郎常見素張竒皆衣紫是日與本曹郎官



同客事趨走於屏樹之間既退國忠謂諸妹曰兩負紫袍主事何如人相對太噓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七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七

外戚部八

姦邪 貪黷 害賢 謹讓

姦邪

夫姦其迹邪其謀有國者之所防也故書曰去邪勿疑又傳曰去惡務本若乃席天姐之勢居肺腑之地因緣會遇盜竊名器絲是飾險偽之行逞邪僻之志誣構以縱其毒諛佞以極其惡專權怙寵忌前擁已以至忘社稷之計致邦家之亂者咸載之方冊焉其忘身覆族之禍何足道哉

漢上官安以昭帝后父為騎車將軍教守大將軍霍光為蓋主所幸

丁外人求侯守求及安父左將軍桀妄官祿外人不由才德光執正

皆不聽又桀妻父所幸克國為大醫監闌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盡主為克國入馬二十匹贖罪迺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德重盖主知燕王旦帝兄不得位亦怨望桀安即說光過失于燕王令書告之又為丁外人求侯燕王大喜上書稱子路喪姊朞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自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故曰觀過知仁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為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帝以問光光執不許及告光罪過帝又疑之愈親光而疏桀安王鳳元后之兄為大將軍輔政成帝時定陶共王來朝因留國卽旦侍帝帝甚親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為非常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待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帝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帝與相對湧涕而次

淳于長少以元后姊子為黃門侍郎未進幸會大將軍王鳳病長侍病晨扶承左右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以長屬託太后及弟

屬音之欲切

成帝嘉長義拜為列校尉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趙飛燕貴幸帝欲立以為皇后以其所出微難之長主往來通語東宮歲餘趙皇后得立帝甚得之乃追託奏請罷昌陵功賜爵列侯王根成帝舅為驃騎將軍成帝無繼嗣中山王定陶王皆入朝帝陶傳太后多珍寶賂遣趙昭儀及根陰為主求漢嗣皆見帝無子欲豫自結為長久計更稱譽定陶王帝亦自噐之遂立為太子

王莽以孝元皇后之弟子封新都侯時太后姊子淳于長以材能為卿先進在莽右

名位居其左右前也

莽陰求其罪過因大司馬曲陽侯根白之



長伏誅莽以獲忠直根乞骸骨薦莽自代平帝遂擢為大司馬莽以  
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  
女婿甄邯為侍中奉車都尉誅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

說讀 曰說莽皆傳致其罪傳讀曰附附益而 為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

慎不敢不上之莽自曰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

孫祿坐玄相舉免丁傳及董賢親屬皆免官爵徙遠方紅陽侯立太

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已不得

肆意肆方乃復令光奏立舊惡前知定淳于長犯大逆罪夕受其賂

為言誤朝妄稱譽之誤後白以官婢物寄私子為皇衆言曰呂氏少

帝復出紛紛為天下所疑雖以示來世成襁褓之功請遣立就國太

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比類太后獨代幼主統政成可畏

懼力用公正天下尚恐不從力勉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郡下傾

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安猶太后不得已遣立

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

後漢竇憲章帝竇后之兄竇后之讚梁貴人憲等豫有謀焉

耿寶女弟為清河孝王妃及安帝立以妃為甘園大貴人帝以寶元

舅之重使監羽林左車騎位至大將軍而附事內寵與中常侍樊豐

帝乳母聖等譖廢皇太子為濟陰王及排陷大尉楊震議者怨之

晉羊琇以景獻皇后從父兄為中護軍豪侈無齊限然黨慕勝已其

所推奉使蓋心無二窮窘之徒特能振恤選用多以得意者居先不

盡銓次之理將士有冒官位者為其致節不惜軀命楊駿以武悼皇

后父為車騎將軍武帝疾篤未有顧命功臣皆已沒矣朝臣惶惑計



無所從而駿盡斥群公親侍左右因輒改易公卿樹其心腹會帝小  
間見其所用者非乃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詔中書以汝南王亮  
與駿夾甫王室駿恐失權寵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匿藏中書令華  
廙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帝疾遂篤后乃奏帝以駿輔  
政領之

駿弟珽為衛將軍初以退讓稱晚乃合朋黨構出齊王攸中護軍羊  
琇與北軍中護成粲謀欲因見珽而手刃之珽知而辭疾不出諷有  
司奏琇轉為太僕自是舉朝莫敢枝梧而素論盡矣賈模太尉克之  
從子賈后既豫朝政擢為侍中加授光祿大夫模潛執權勢外刑欲  
遠之每有啓奏賈后事入輒取急或託疾以避之至於索有嫌忿多  
所中陷朝廷甚憚之

賈謐母賈牛大尉克少女也謐以克外孫嗣為魯公賈后母郭槐欲  
以謐父韓壽女為愍懷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自固而壽妻賈牛  
及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  
為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為愆謐嘗與太子圖棊爭道成都王穎見  
而阿謐謐意愈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廣買田業多畜私財  
以結小人者為賈氏故也密聞其言云皇后萬歲後吾當魚肉之非  
但如是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如  
反手耳不如早為之所更立慈順者以自防衛后納其言又宣揚太  
子之短布諸遠近于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意

後魏盧道虔尚孝文女濟南長公主道虔外生李或尚莊帝子豐亭  
公主因見籍記



唐武三思則天皇后之兄子爲特進太子賓客性傾巧便僻善事人  
又以宗室中近屬特蒙信任天后數幸其第賞賜甚厚時薛懷義張  
易之張昌宗相繼彼寵幸三思與從父兄承嗣每折節事之懷義將  
欲乘馬三思等必爲之執轡又贈昌宗詩稱爲王子晉後身極筆褒  
美三思以天后厭居深宮又欲與張易之兄弟扈從馳騁以弄其權  
乃請創造三陽宮于嵩山興泰宮宇萬壽山請天后每歲臨幸前後  
工役甚衆百姓怨之神龍三年五月己亥中宗以穀價踊貴召大府  
卿紀處訥親問其故翌曰左驍衛將軍兼知太史令傅孝忠奏言其  
夜有攝提星入大微至帝座此則王者與大臣相接大臣能納忠故  
有其應三思陰諷之也

常溫庶人從父兄神寵中以后族累迁戶部尚書爲人庸昧李夕祚  
舉兵之後常氏不安拜溫爲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以自固及  
常氏臨朝溫爲謀首

揚國忠貴妃從父之子玄宗天寶中爲監察御史時帝春秋高意有  
所惡故國忠以此得深探上旨其摘觖皆以是中驟遷侍御史庶支  
負外給事中御史丞兼掌錢穀出入禁闈日加親幸武部侍郎吉溫  
爲國中陳移奪執政計國忠深納之刑部尚書兼京兆尹蕭照御史  
中丞宋渾皆李林甫所親善國忠以飛言奏貶林甫不能救御史大  
夫兼京兆尹王鉷勢與國忠侔位望居其右國忠忌其與已分權會  
鉷第鐸與邢宰有姦謀事洩國忠因而陷之坐以大逆伐鉷爲御史  
大夫權領京兆尹五日窮竟邢宰杖黨獄成而罷又密奏林甫黨鉷  
及交私阿布思狀哥舒翰陳希烈附會證成之帝由此疎林甫天寶



末官至司空玄宗聞河朔變起欲以皇太子監國而自親征謀於國忠國忠大懼歸謂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儲宮監國當與娘子等併命矣姊妹哭訴於貴妃銜土請命其事乃止

### 貪黷

夫徇財曰貪財官爲墨而有處帝戚之重緣外氏之恩專怙威權罔歸簠簋託勢貴寵負氣驕吝受求以薦士通賄以亂政培克是逞聚斂無厭乃至陷人非辜安忍取貨濫聲遠播醜跡自彰用速簡書斯可痛惜者已

漢田蚡景帝王皇后同母弟也武帝時爲太子親貴用事時梁內史韓安國生法失官家居以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帝素聞安國賢即召以爲北地都尉田祖景帝王皇后同母弟勝子也嗣勝爲周

陽侯武帝元狩三年生當歸軹侯宅不與免

臣欽若等曰軹侯簿昭孫梁也

後漢竇憲章德竇皇后兄也和帝時爲侍中虎賁中郎將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

沁水公主明帝女

主畏逼不敢訢

梁冀順烈皇后兄也爲大將軍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十萬奮以三十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毋爲其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資財億七千餘萬

宋陳佛念後廢帝陳妃叔父也爲鋪兵校尉大通貨賄侵亂朝政及順帝昇明初賜死

後魏高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宣武景明初封平原郡公數日之間富貴赫奕是年咸陽禧誅財物珍寶奴婢田宅入高氏北齊尉景仕



東魏爲大傅景妻神武之姊也以勲戚每有軍事常彼委重而不能忘懷財利神武每嫌責之轉冀州刺史又大納賄發夫臘死者三百人庫狄干與景在神武生干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不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刺景衣曰公刺百姓董桶何爲不刺公神武誠景曰可以無貪也

婁歎武明皇后母弟昭子也歎以外戚貴幸縱情財色爲瀛州刺史聚歎無厭

婁定遠武明王後之姪也武成帝時封臨淮王武成大漸與趙郡王等同受顧命拜司空趙郡王知之奏黜和士開遠與其謀遂納士開賄成趙郡之禍其貪鄙如此

唐蕭造隋太業時以后族歷太府卿巴東太守所在之職多以贖貨聞緣於外戚累原其罪

賀蘭敏之則天皇后姊子也則天繼母榮國夫人楊氏卒則天內出大瑞錦令敏之造佛像追福敏之自隱用之

竇瑰昭成皇后之兄玄宗開元初以舅氏封畢國公而兄弟希城希玠皆貪備過自封植瑰又甚焉

一守一玄宗王庶人同母雙生也性貪鄙積聚巨万開元十一年自太子少保生與庶人潜通左道左遷柳州別篤籍沒其家財帛不可勝計

薛諗玄宗甥也性貪狠恃託國戚各行兇忍常於私第使郡奴以重賈於城市誘販繒帛者悉於後園椎殺之竊其財經歲乃爲所告帝深惡之長流襄州死於路



張清尚玄宗公主為駙馬都尉肅宗乾元元年二月替善大夫張奐  
狀首清受錢二千貫許奏免交倚罪帝乃清子壻不寘于法勅清毋  
央四十放贓錢初奐父為御史大夫玄宗欲幸蜀改戶部尚書長安  
失沒於賊偽授侍中至德初克復倚懼奐遂納賄於清以求免罪  
梁趙巖尚太祖女長樂公主授衛尉卿末帝即位為租庸使守戶部  
尚書巖以勲自負貨賂公行天下之賄半入其門豐其飲饌動費萬  
錢僂歛網其徒如市權勢燠灼人皆阿附

### 害賢

害仁以求生先聖之深戒傷賢而被貨往志之明徵降自漢行政化  
夕缺寵母后之黨貴皇嬖之族位高而難制勢去而莫遏故有竊弄  
政柄擅作威虐光寵支附忌克忠良造為飛條誣以深釁諷希指之

吏極文致之辜俾良士滯於下僚忠臣陷於非辟天之庫惡戚以自  
貽故昔之明主所以右賢而左戚者誠有旨哉

漢田蚡以孝景王皇后同母弟為丞相初魏其侯竇嬰聞有劾即賜  
病靡不食欲死或聞帝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迺有飛語

為惡言聞上

蚡作為飛揚  
誹謗之語也

故嬰論棄世渭城

王莽以元后之促子為大司馬初前將軍何武舉後將軍公孫祿可  
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用莽莽風有司劾奏武祿玄相舉皆免  
武就國元始三年呂寬等事起武在見証中大理正檻車徵武武自  
殺

後漢竇憲以章德皇后之兄為大將軍初梁諷為憲軍司馬後生憲  
意髡軫武威武威太守承旨殺之又何敞數切諫言諸竇罪過等憲



深怨之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敵為濟南太傅

梁商以順烈皇后之父為大將軍初王堂為汝南太守商及尚書令  
袁湯以屬不行並恨之後廬江賊逆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即使奔  
散而商湯猶因此風州奏堂在任無警免歸家

梁冀以順烈皇后之兄為將軍時太尉李固議立清河王蒜為嗣冀  
不從後歲餘其陵劉文魏郡鮪共為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上  
檄書証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千人亦要鈇鎖詣闕通訴

字林日金鎖樞也

音質樞彦竹心切

太后明之乃赦為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

驚畏固明德終為己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又皇甫規舉賢良方  
正對策冀忿其刺己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  
陷死者再三又杜喬為太尉位數月以地震免官者唐衡左官等因

共譖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帝  
亦怨之及清河王蒜事起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等交通  
請建案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冀愈怒使人脅喬曰早  
從宜妻子可得全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執繫  
之死獄中妻子歸故郡冀又聞郎崔琦才請與交琦作外戚箴白鵠  
賦諷冀冀怒遣歸後除為臨濟長不敢之職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  
陰求殺之又仲嵩為益州刺史時永昌太守治鑄黃金為文蛇以獻  
冀嵩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嵩  
會邑郡人報直聚黨數人自稱天王嵩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  
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嵩承太尉李固上疏梁太后省奏乃赦嵩  
承罪免官而已又馬融為南郡太守先有事忤冀諷有司奏融在郡



貪濁免官髡徒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又陳龜為度遼將軍既到職  
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近塞莫與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又  
功舉挑猶取也獨取其義如挑戰之義不為胡虜所畏坐徵還遂乞骸骨歸田復  
徵為尚書莫虐日甚龜自知必為莫所害不食七日而死

晉陽駿以武悼皇后之父為車騎將軍輔政惠帝即位以張華為太  
子少傅與王戎裴楷和嶠俱以德望為駿所忌皆不與朝政

唐武承嗣以則天兄子為文昌左相時張嘉福等請立承嗣為皇太  
子則天以問地官尚書格父元固稱不可承嗣譖之固及於禍天授  
三年二月御史中丞來駿臣奏言鳳閣侍郎任知古地官侍郎狄仁  
傑冬官侍郎裴行本司農卿裴宣禮前文昌右丞盧獻可御史中丞  
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並謀逆請誅之制不許特令免死承嗣奏曰

仁傑等苞藏逆節事迹並彰陛下雖欲屈法伸恩無以懲艾兄匿曰  
朕好生惡殺志在恤刑渙汗已刑不可便返殿中侍御史霍獻可奏  
曰陛下不殺裴宣禮等臣請絕命於前遂以頭觸殿階流血覆面獻  
可即宣禮之甥以此表人臣之節鳳閣舍人向光道侍御史張知默  
又極言請誅之不許惟左授之右江夏縣令仁傑彭澤令宣禮夷陵  
令元武泣陵令獻可西鄉令行本嗣真流于嶺表

武三思以則天兄子為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初敬暉等立功後即  
掌知國事桓彥範為侍中時常皇后既干朝政三思又居中用事以  
則天為彥範所廢常深憤怨又慮彥範等漸除武氏乃先事圖之  
皇后常氏既雅為帝所信寵言無不從三思乃日夕讒毀彥範等帝  
竟用三思計進封彥範為扶陽郡主敬暉為平陽郡主張柬之為漢



陽郡王崔玄暉為博陵王表怒為南郡王陽加並特進令罷知政事  
三思又慮其更為已患乃令其子崇訓因安樂公主構暉等並流于  
嶺表而死雍州人常月將高軫等並上疏言三思父子必為逆亂三  
思知而求索其罪有司希旨奏曰將生當弃市軫配流嶺外黃門侍  
郎宋璟執奏月將所犯不合死三思怒竟斥璟為外職  
揚國忠以玄宗貴妃之從祖兄也為右相初顏真卿天寶中為殿中  
侍御史東都畿內採訪判官轉侍御史武部員外國忠怒其不附已  
出為平原太守

謹議

夫寵而不驕其人蓋寡盈難久恃在理固然夫以姐接天妓親連帝  
胄咳唾生珠玉呼吸下霜露豪梁之性既安居而忘危高明之家故

蒙禍而常酷誠防閑之大道亦漸靡之使然是以博后于朝稚游數  
以為諫東平致問肅宗笑而不言良有以哉

漢薄昭以文帝舅為將軍封軹侯十年昭殺漢使者帝亦不加誅使  
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竇嬰孝文皇后從兄子景帝即位為詹事太后惧嬰亦薄其官因病  
免太后除嬰籍不得朝請

霍禹以宣帝后兄嗣父光博陸侯為右將軍初帝始立帝微時許妃  
為皇后光夫人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

許乳醫視產乳之疾者乳音而樹切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光薨後語稍泄於是

帝始聞之未察未知其實迺徙光女婿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

明友為光祿勳次婿諸吏中即將羽林監任勝出為安定太守數月



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群孫壻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更以禹為大司寇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時旦也又收范名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為散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將平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也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王商以元后弟封成都侯常病欲避暑從成帝借明光宮黃備云明光宮在城

內近桂後又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第中大附以行船立羽蓋張周

惟輯濯越歌輯與揖同濯與擢皆所以行般也今吳越之人呼為擣音饒曰歌為

越之帝幸商弟見穿城引水意恨內御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

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黃圖去在未央宮於是帝怒以讓車騎

將軍音商根兄弟自黥劓謝太后帝聞之怒迺使尚書責問司隸校

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澧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

青鎖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青鎖者刻為連鎖交而青塗也紅陽侯立父子臧立犴猾亡

命賓客為群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三人頓首省戶下又

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言此罪過並身為之而欲自黥劓相

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家宗族強上一身寢弱日

久寢也今將以施之行刑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令物集音之府是舍詔詔命

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諸將軍簿昭故事車騎將軍音藉豪請罪自生豪上言就

行戮商立根皆負斧謝帝不忍誅然後得已

商子况嗣成都侯綏和二年坐山陵未成置酒歌舞免

王莽以元后兄子為大司馬封新都侯哀帝時傳太后丁姬皆稱尊



號丞相朱博奏莽前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  
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為庶人帝曰以莽與太皇后有屬勿免  
遣就國立其首帝下恩結

王邑以元后兒子為侍中矯稱太皇太后指白哀帝為求特進給事  
中帝復請之事發覺哀帝及便以此事請於太后太后云無此言故事發竟也復音無目切太后為謝

帝以太后故不忍之左選邑為西河屬國都尉削千戶

後漢竇融為衛尉子穉尚內黃公主穉子勳尚泚陽公主明帝永平

二年融從兄子護羌校尉林以罪誅帝由是數下詔切責融戒以實

嬰田蚡禍敗之事田蚡武帝皇王后異父弟也為丞相構會實之罪使至誅之融惶恐乞骸骨詔

令歸第養病歲餘聽上衛尉印綬穉等遂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

政事以豐左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

安侯劉盱去婦因以女妻之五年時貯婦皆上書言狀帝大怒乃盡

免穉等官諸實為郎吏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

梁松尚武陰長公主為太僕竇固尚涅陽公主為中郎將明帝永平

初越騎司馬杜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群惑眾伏波將軍萬

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訟竇固以之交結將扇其輕偽敗亂誅夏書

奏帝召責松固以松書及援成書示之松固扣頭流血而得不罪詔

免保官

馬廖以明德皇后兄封順陽侯帝章建初四年以持進就第是時馬

氏失勢廖性寬緩不能教勒子孫子豫為出兵校尉遂投書怨誅又

廖弟防光奢侈好樹黨與八年有司奏免豫遣廖防光就封豫隨廖

歸故考繫物故



竇憲以章德皇后兄為虎賁中郎將憲恃官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

沁水公主園田

沁水公主 明帝女

主逼畏不敢訴後章帝駕出過園指以問

憲憲陰喝不得對

陰喝猶噎塞也 陰音於禁切 喝音一介切 或作鳴音鳴故切

後發覺帝大怒召

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土田園將何用與趙高指鹿為馬

愈猶差也 又念

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

以陰皆外戚恐借踰

故使更相糾察也 博陰與之子

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

宅為言

切切猶動動也

今貴王尚欲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弃憲如孤雛腐

耳

鳥而生子 啄者曰雛

憲大震惧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

不繩其罪然亦不受其重位

晉庾亮明穆皇后之兄也明帝末為護軍將軍南頓王宗素被親信

成帝初亮輔政宗謀廢執政亮殺宗帝不知之及蘇峻平問亮曰常

日白頭翁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

人言舅作賊復若何亮惧變色庾懌以成帝舅為西中郎將鎮蕪湖

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其有毒飲大斃乃密奏之

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以尔邪懌聞遂瀕而卒

梁王寔尚武安公主為南康嗣王湘州長史王三日出禊寔衣冠傾

崎王性方嚴見之意殊惡寔稱主名謂王曰蕭玉誌念寔殿下何見

憎王驚被即起後密啓之固此廢錮

後魏馮修以文明皇后兄子為尚書封東平公其兄誕性淳篤修乃

浮競誕亦未能誨督其過然時言於太子孝文嚴責之至於楚拙

唐程昌裔尚廣平公主天寶十載正月望夜揚貴妃家五宅夜遊與

公主騎從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墮馬昌裔扶公主因及數



搆公主泣奏之帝令殺楊氏奴昌裔亦停官王士平尚德宗女義陽公主為駙馬都尉貞元十二年五月經代宗忌辰駙馬諸親悉詣銀臺奉慰及回士平遂邀駙馬郭暖張昭賢張怙及女婿嗣許王昭暖堂弟照暉并教坊音聲人曹自慶並於宅中飲樂德宗怒之下詔曰先聖忌辰纔經叙慰戚里之內固在肅恭而乃遽從宴游飲酒作樂既乖禮法禮法須有所懲前邠州長史郭照宜於素州安置前南鄭縣尉郭暉於柳州安置曹自慶配流永州其駙馬郭暖王士平仍令並歸私第是歲士平與公主忿爭監使奏其狀令公主入內安置中使令士平送歸宅不許出入

崔祀尚順宗女東陽公主為駙馬都尉憲宗元和五年正月勅公主及祀所賜錢粟等並宜權停

于季友司空頓第四子尚憲宗女永昌公主為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季友兄敏誘梁正言之僮支解棄於溷中敏奴王再榮詣銀臺門告詔三司使按門乃投死奴於其第獲之暉貶為恩王傳敏長流雷州季友追奪兩任官階令在家循省

常讓為駙馬都尉敬宗寶歷元年讓以擅決百姓罰兩季俸料劉玘為駙馬都尉文宗太和三年任隴州刺史於本道節度使禮不恭為其所舉降為果州刺史又潛入京詔下臺司鞠問翌日放歸私第尋除硤州刺史馳驛赴任

常慶仁為駙馬都尉嘗入見巾夾羅巾以進文宗曰本慕卿門戶青素故俯從選上如此巾服從他諸戚為之卿不須為也

竇澣尚誕安公主為駙馬都尉大和四年正勅以公主衣服逾制從

夫之義過有所歸宜罰澣而月賜錢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七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八

宰輔部

總序

夫輔相之職所以左右天子總領庶尹彌綸機務宣翼統紀燮調元  
化甄叙流品親附百姓鎮撫四夷裁決庶務班布王度乃其任也是  
故公台之任無所不揔與元首而同躰乃謂之股肱東邦國之會要  
乃譬之鈞軸百官承式治本之是繫萬邦為憲民瞻之斯在自黃帝  
得六相而治舜臣於堯舉八元八凱謂之十六相又逸書所紀虞夏  
商周世皆有四輔三公之職非其人而不處而六籍之載成湯居亳  
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有阿衡左相之號自武丁之得傅說爰  
立作相置諸左右成王作周官著之典訓立太師太傅太保以為三



公又立三孤之位皆所以論道經邦寅亮天地共司宰弼之事春秋  
之世寰內諸侯入為卿士皆掌國政泰氏之霸始制左右丞相御史  
大夫副之後復有丞相相國中丞相之民漢室之興置一丞相亦有  
左右丞相之名而御史大夫實亞其任兼置大尉仍用秦制後以蕭  
何為相國孝惠高后復置左右丞相亦置太傅之官未幾而寵太尉  
之職蓋不常置一丞相武帝兼置太尉數年而廢元狩中置大司馬  
以代太尉之職征和二年置左丞相分長史以備兩府成帝綏和元  
年改御史大夫為大司寇并大司馬丞相為三公哀帝復以大司寇  
為御史大夫復置太傅在三公之上俄改丞相為大司徒御史大夫  
復為大司空并大司馬以備三公之位平帝增置大師王莽居攝又  
置四輔之官世祖中興但存三公之號有太傅而不常置建武末改  
大司馬為太尉二府並去大字是為宰相總治衆務中年之後事歸  
臺閣選舉誅賞一由尚書機衡所總不在公府蓋有其名而無其實  
矣建安之世始罷三公復置丞相以曹公居之又有相國之號黃初  
受禪改為司徒而中書監令專掌機密雖有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  
官不預朝政厥後定制大丞相第一品又置相國以司馬二王相繼  
為之末年增置太保吳蜀罪國皆有丞相而吳氏復有左右之名二  
邦政事率以尚書總統而吳有大司馬左右大司馬太尉司徒司空  
及帝太傅蜀亦有司徒大師之號其平尚書錄尚書事領中外諸軍  
事總統國事皆為宰相之任晉武之初有太宰太傅太保是為三公  
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復有大司馬大將軍凡八公周時並置而  
無丞相之名惠帝復置丞相俄頃而罷後置司徒元帝渡江罷司徒



為丞相以王道居之尊卒又罷丞相為司徒府三公之職雖無所改而司徒丞相兩不並置中書之署實總機要是為宰相以毗大政宋孝武復置丞相而司徒之府如固又有相國之官齊氏以丞相相國著為贈典梁罷相國置丞相兼置司徒又有太保太司馬大將軍太尉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是為諸公陳以相國列於丞相之上并太宰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凡六號亦有贈秩然而相國是為尊崇之位非常之秩丞相之任亦廢置靡定魏晉以來多以他官參掌機密或委知政事毗贊朝政錄尚書事居門下領中書或總朝權或管朝政或單事侍中皆為宰相唯以侍中機密所出不必他名常為宰輔之職元魏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司大司馬大將軍為二大又有三公之名然充重門下之官多以侍中輔政樞宰之任歸於省闈北齊初置

丞相復分左右而居侍中之職者東國政宇文建國遠遵周制改三司為三公置三孤以為之二分司徒司馬司空以備六官之職而無復太尉三師之號宣帝復置四輔之官又置左右丞相既而罷為大丞相隋置三師三公參議國之大事朝之政務總於臺閣內史令納言是為宰輔或以他官參掌機事及專掌朝政者並無輔弼其後納言為侍內唐室受命悉仍隋置武德初改內史令為中書令侍內為侍中並左右僕射是為四輔至貞觀末除僕射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方為宰相而中書令侍中之名自龍朔至太寶凡經四易中書令為右相為內史為紫微令復為右相侍中為左相為納言為黃監復為左相凡四易名而侍中復舊而嘗為宰相其

單任僕射不復預於機政先天以前宰相多至十餘人開元之後常二人至三人天寶之末勳賢並建備位者衆然秉鈞當國亦不過一



二人由武德貞觀以來但如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參

知機務參與政事平章軍國重事者皆為宰相唐初宰相常於門下

承淳中裴炎為中書令以中書就政事筆遂移在中書有開元中張

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政事印為中書門下之印

其後唯侍中中書令及平章事是為正宰相之任五代丞相未之或

改後唐及周亦有同中書門下三品令之論次由二帝三代以託於

顯德凡居輔弼之任美惡之迹悉區別而類例之唐氏中葉有樞密

之任宣傳命掌以內侍朱梁而降大建官署崇署使號並分吏局兵

戎之政邦國之務多所參掌均於宰輔迹其行事咸用編述凡宰輔

部四十二門

商頌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說命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夫天

造草昧真人撫運天資英傑戡濟時難故有感會風雲奮起草莽朝

捨屠釣之業夕為廊廟之器倚任如手足相諧知律呂服勞保乂曠

日弥久厥有成績紀於太常降及秦漢世資戰力以強國之術干好

謀之主運籌帷幄之蹤將以轉禍為福易危從安罄竭力貞輔成景

業者何可勝道哉乃至運屬陽九雄視一方亦必有縱橫之財侷儻

之士咸能矢陳遠馭贊集洪勳者矣

商伊尹初欲于湯而無由乃為辛氏媵臣湯妃有辛氏之女負鼎俎以滋味

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

言素王及九主之事九王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尊君寄君破君

湯舉任以國政孟云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道為非其道也

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一介不以與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

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



道我湯三使往聘之既而愾然改之曰與我處歐馭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是為堯舜之身親見之哉於吾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勝夏於是諸侯畢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

周呂尚東海人

謂東夷之士

本姓姜氏從後其封姓

夏商之時申呂也

尚蓋嘗窮

困年老矣以漁釣于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日所獲非龍非鼯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大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宜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博聞常事紂紂無道去之遊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姜里散宜生闕天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

又善養老蓋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及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姜里歸與呂尚陰謀脩德以頌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大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大公之謀計居多以後事皆將師佐命事

周公旦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仁異於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氏破殷入商公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盟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封周公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魯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終成王少在襁褓之



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終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故當國管  
叔反其群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於君於國以成周  
公以感成王也周

公乃告大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者誠恐天下畔周

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季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

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所以為之若此於是宰相成王而使其

子伯禽代就封於魯

召穆公虎康公之後也厲王時王無道出奔彘王太子靜匿召公之

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與周公二

相臣欽若等曰周  
公即且之後世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

長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輔之脩

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

秦李斯楚上蔡人入秦為秦相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即斯

因得以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

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

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

之乘勝後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疆大王

之賢由竈上騷除騷音掃是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

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疆相聚約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

秦王乃拜長史聽其計陰遣謀事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

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雖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

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秦王用其計謀官吏廷尉二十餘

年竟并天下尊王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



用

漢蕭何沛人為沛主吏掾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至為亭長亦且祐之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嘗為丞督事謂為沛丞專督眾事沛公至咸

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走謂趨向之也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

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阻塞戶口多少疆弱處民所疾苦

者何以得秦圖書沛公既為漢王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

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之中惡不猶甚於死乎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

今眾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語曰天

漢其稱甚美語古語也天漢何漢也夫能拙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

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

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為丞相何進韓信以為大將軍

漢王還定三秦何以丞相留巴蜀鎮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

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

縣邑輒奏王可計以從事可其許奏其所即不及奏輒以便宜施行所請依以行事

王來以聞高祖出還乃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脰去何嘗與關

中卒輒補缺王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是年四月漢王與項籍戰敗

睢死五月屯滎陽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滎陽傳者言者名籍給公家徭役也

戰京索間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

復大振漢五年既殺項籍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不決

高祖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酈侯酈屬南陽食邑八千戶九年拜丞相為相

國

曹參沛人晉時為獄掾與蕭何俱為豪吏高祖為沛公參以中涓從



消潔也言其在中主知潔清泗近之事蓋親近左右也擊胡陵方與功秦監公軍大破之秦一即置

守尉監三人公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臣欽若等曰此已下有官

號無姓名及有名無姓皆史氏闕文取之徙守方與及為魏擊之豐反為魏攻之

賜爵士大夫北擊司馬欣軍碭東取胡父初善置善置置名今之驛也孤父初上縣名

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秦將章邯車騎攻轅戚及元父先登迂為五

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其僕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

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侯一人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

引兵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封參為執帛楚也

號曰建成君遷為戚公屬碭郡為戚縣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

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又攻社里大破之又追北西至開封擊趙

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虜秦司

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古爵名從西攻陽武下轅轅緄氏絕河津

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尸北從南攻犍與南陽守齧戰陽成郭東陷陳

取宛虜齧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曉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

擊其北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

建成侯從漢中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攻下辨故道武都二縣雍秦縣

名在扶風擊章平軍於好畤南破之圍好畤取壤地名擊三秦軍壤東

及高櫟破之復圍章平平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

咸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四日景陵縣名三秦使章平等攻

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陰以將軍引兵圍章邯廢丘以中

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修武度圍津在東東擊龍且項佗定

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



武威於外黃程處反於燕漢將燕東郡之縣往擊盡破之天侯柱反衍氏進

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葉南陽縣還攻武疆武疆城在陽武因至滎陽

叅自漢中為將中尉從擊諸侯乃自項王敗還至滎陽敗謂彭城戰敗漢二

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丞相別與韓信

東攻魏將孫速東張東張屬河東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於曲陽追

至東垣生獲魏王豹取平陽得豹母妻子及定魏地凡五十二縣賜

食邑平陽因從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陳餘

而令叅還圍趙別將戚公於鄆城中戚公出走追斬之乃兵詣漢王

在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叅以左丞相屬焉攻破齊歷下軍

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收貯漂陰平陽鬲盧五縣名時未有濟北郡史追書之已而

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一作高密大破之斬龍且虜亞將周蘭定齊

郡凡得七十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許章謂為相居守者及故軍田

既韓信立為齊王引兵東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叅留平齊未服

者漢王即皇帝位韓信徙為楚王叅歸相印為

後漢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

遊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

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

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仁乎禹

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

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間語間私也禹進說曰

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

往辟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人屈起念在財幣爭用威

往辟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人屈起念在財幣爭用威



刀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謀遠圖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  
隳雖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  
如逆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  
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興定計議  
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  
拔樂陽縣名屬常山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  
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  
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與者在德薄厚不在大小光武  
悅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為知人  
使別將騎與蓋延等擊銅馬青陽延等先至戰不利還保城為賊所  
圍禹遂進與戰破之生獲其將軍光武追賊至蒲陽連天克獲北州

略定及赤眉西入關光武方事山東故受禹以西討之略拜為前大

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

關將入河東

箕關在今三屋縣東

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進圍安

邑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

人陽縣屬河東

禹遣諸將逆

擊於解南又大破之破王康成丹劉均等軍收得節六印綬五兵器

不可勝數遂定河東會光武即位於鄗使者持節拜禹為大司徒封

鄗侯食邑萬戶

禹時年二十四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王莽時為五威將軍從事出補丞丞有能名

王莽置五威將軍從事為驅使小官也莽滅百姓愁怨通素聞其父

守曰讖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私常懷之且居家富逸為閭里雄以

此不樂為吏乃自免歸及下江新市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亦素



好事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光武避事在宛通聞之即遣軼往迎光武初以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答之及相見

共語移日握手極歡遂相約結定謀議期以材官都試騎士日漢法以立

秋已都試騎士謂課殿最欲劫前隊大夫及屬正前隊大夫為南陽太守甄阜屬正謂梁丘賜也因以號

令大衆乃使先與軼歸春陵起兵以應莽聞之誅通兄弟門宗六十  
四人皆焚屍宛市時漢兵亦已大合通與光武李輔相遇棘陽遂共  
破前隊殺甄阜梁丘賜更始立以通為柱天大將將軍輔漢侯從至  
長安拜更為大將軍封西平王使通持節還鎮州通因娶光武女弟  
伯姬是為寧平公主寧平縣屬淮陽國光武即位徵通為衛尉建武二年封  
固始侯六年拜大司空通布衣唱義助成大業重以寧平公主故特

見親重自為相謝病不親事建言乞骸骨帝每優之

魏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漢末舉孝廉累遷尚書僕射封東武亭

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強兵相與爭太祖為漢相方有事

山東以關右為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

之以後事持使不拘常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各遣子入侍太祖

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

援到河東衆甚盛繇遣馬騰子超將精兵逆之援濟汾水未半擊大

破之斬援降單于會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琰及高幹等並為寇

繇又率諸將討破之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

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為資表繇為前

軍師魏國建為大理遷相國文帝踐阼拜太尉



荀攸字公達漢尚書令或之從子漢末為黃門侍郎董卓之亂弃官歸後為蜀郡太守以道絕不得至駐荊州太祖迎天子都許遺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乎於是徵攸為汝南太守入為尚書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荀或鍾繇曰公達非常人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建安三年從征張繡攸言與太祖曰繡與劉表相恃為疆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進軍之穰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太祖自宛征呂布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太祖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死其銳氣索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

意矣陳宮有志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收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逆於白馬攸畫策斬顏良太祖拔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太祖遇諸將皆恐說太祖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柰何去之太祖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競奔之車亂乃縱步騎擊大破之斬其騎將文醜太祖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太祖曰紹運車旦暮至騎將韓莫銳而輕敵擊可破也

韓莫或作韓猛或云韓若

太祖曰誰可使攸曰徐晃

可及遣晃及史渙邀擊破之走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軍糧將驕卒惰可要擊也衆皆疑唯攸與賈詡勸太祖乃留攸及曹洪守太祖自將破殺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槽降紹遠弃軍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



而來君何疑乃受之七年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明年太祖方征劉表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將許之以聞群下群下多以為表疆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生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表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城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遺惡其勢不全若有所并則力專矣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太祖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作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陵樹亭後轉為中軍師魏國建尚書令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甯武子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

公達人之師表汝當盡禮敬之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藏人漢末為光祿大夫獻帝東遷詡上還印綬張繡在南陽詡陰結之勸繡率衆歸太祖太祖表詡為執金吾對都亭侯遷冀州牧冀州未平留參司空軍事表紹圍太祖於官渡太祖糧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涓吏可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太祖領冀州牧徙詡為大中大夫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公明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荆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既服矣太祖不從軍遂不利太祖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素割地以和并



求任子訓以為可偽許之又問訓計策訓曰離之而已太祖用訓謀卒破遂超文帝即位以訓為大尉進爵壽鄉侯增邑并前八百戶華歆字子魚平原唐人漢末為豫章太守孫策略地江東待以上賓之禮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徵歆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為尚書轉侍郎尚書令太祖征孫權表歆為軍師魏國建為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受禪歆登壇相儀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拜歆為司徒明帝時拜大尉

蜀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父玄為表術至所豫章太守漢朝以宋皓代之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家于南陽之鄧縣號曰隆中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會先主屯新野徐庶謂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宜往駕顧之由是先主詣亮三往乃見因屏人與語曰漢王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為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疆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扶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隘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士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闡璋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胃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



夷狄好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會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州百姓孰敢不箝食壺將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是時曹公方定河北而亮獨留先主亦不問其所欲言先主性好結髦適有人以髦牛尾馱者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髦而已邪先主投髦而答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邪先主曰不及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非無計乎先主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荊州非少人也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與鎮南令國中凡有遊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先主從其計故衆遂彊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禮之遂以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諸軍無復言俄而劉表卒曹公來征先主在樊城間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先主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賢無所用武故豫州道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與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托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



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  
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  
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  
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輕騎一日二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疆弩  
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  
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偏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  
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曹操必矣操軍破必不還如此  
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  
瑜程普魯肅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以拒曹曹公敗於赤壁引  
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督零陵桂陽長沙三  
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  
擊張魯亮以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  
衆沂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  
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二十六年先主即帝位策亮為  
丞相錄尚書事後主禪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又鎮益州牧政事無  
巨細咸決於亮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亮亦以禪未閑於政遂  
總內外

吳孫邵字長緒北海人初為孔融功曹融稱曰廟廊才也從劉繇於  
江東及大帝統事教便宜以為應納貢聘大帝即從之拜廬江太守  
遷車騎長史黃武初為丞相封陽羨侯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弱冠  
為合肥長轉在婁曲阿尚虞家有治迹大帝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  
雍為成行太守數年入為左司馬大帝為吳王累遷大理奉常領尚



書令封遂鄉侯又改太常進封醴陵侯黃武四年代孫邵為丞相平尚書事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大帝為討虜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為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遷定威校尉大帝以兄策女配遜教訪世務建議曰方令英雄碁峙豺狼鬪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大帝納其策以為帳下右部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羽動山越為左內應遜破散之拜偏將軍右都督代呂蒙以禦蜀將關羽又領宜都太守撫邊將軍封華亭侯遜遣將軍李義謝旌等將三千人攻蜀將詹晏陳鳳等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遷左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委侯黃武年蜀先主率大衆來向西界遜為大都督假節督朱然等五萬人拒之破其四十餘營其舟舩器械水部軍資一時略盡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改封江陵侯蜀後主禪既襲位諸葛亮秉政於大帝連和太帝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封印行之黃龍元年上大將軍右都護赤烏七年代顧雍為丞相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漢末避難江東種瓜自給大帝為討虜將軍召騭為主計歲餘以疾免除海監長還辟車騎將軍東曹掾為大帝徐州治中從事建安十五年出領都鄙陽太守徙交州刺史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臣陰懷異心騭因斬狗之威聲大振士燮兄弟相率供命益州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王昂與燮相聞求欲內附騭因承制遣使宣息撫納由是拜平戎將軍封廣侯延康元年將交



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蜀先主東下武陵蛮夷蠢動隲上益陽蜀兵  
敗績而零柱諸郡猶相驚擾處阻兵隲周旋討皆平之黃武二年遷  
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侯黃龍元年拜驃騎將軍領冀州牧是歲  
都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隲前後薦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大  
帝雖不能虛納然時采其言多蒙濟賴赤烏九年代陸遜為丞相

新刊冊府元龜卷之三百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九

宰輔部 二

軍書春左命第一

晉何曾字考穎陳國陽夏人初士魏累遷侍中司隸校尉時曹爽專  
權曾謝病爽誅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咸與切平司徒封  
卽陵侯文帝為晉王曾與高柔鄭冲俱為三公時入見二人揖而曾  
獨致拜武帝襲王位以曾為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沈等勸進踐  
祚太尉進爵為公食邑千八百戶累遷司徒太傅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初士魏為黃門卽廷尉正歷文帝安東及  
衛將軍司馬軍國之政多見信納遷散騎常侍帝之討諸葛誕也秀  
與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會以行臺從預參謀略誕平進尚書



僕射封秀濟川侯初文帝未定嗣而屬意舞陽侯攸武帝惧不得立  
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竒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旣  
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帝即王位拜尚書  
令開府及受禪加左光祿大夫封鉅鹿郡公邑三千戶泰始四年為  
司空

陳騫臨淮東陽人起家尚書郎歷中山安平太守徵為相國司馬長  
吏與賈充石苞裴秀等俱為心膂而騫智度過之蜀賊寇隴右以尚  
書持節行征蜀將軍破賊而還會諸葛誕之亂復以尚書行安東將  
軍壽春平拜都督淮北諸軍事轉都督豫州又轉都督江南徙荊州  
累處方任為士庶所憶武帝受禪以佐命勲進車騎將軍封高平郡  
公累太尉司馬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初為魏黃門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參大  
將軍軍事從景帝討毋丘儉文欽於樂嘉後為文帝大將軍司馬轉  
右司馬帝新執朝權恐方鎮有意議使充詣諸葛誕圖欲伐吳陰察  
其變充旣論說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為何如誕厲聲  
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  
吾當死之充默然及還白帝曰誕再在揚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  
觀其規略為反必也今徵之反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禍大帝乃徵  
誕為司空而誕果叛復從征誕克進計曰楚兵輕而銳若深溝高壘  
以逼賊城可不戰而尅也帝從之成陷帝登累以勞克帝先歸洛陽  
使充統後事累遷廷尉中護軍時軍國重事朝廷機密皆與籌之帝  
甚信重充與裴秀王沈羊祐荀最同受腹心之任五等初建臨沂侯



爲晉元勳初文帝以景帝恢贊王業方傳位於舞陽侯攸充稱武帝寬仁且又居長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寢疾武帝請問後事文帝曰知汝者賈公闕也帝襲王位拜充晉國衛將軍儀同三司給事中改封臨隸侯及受禪充以建明大帝轉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更封魯郡公秦始中拜司空大尉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初爲景帝中護軍司馬徙鄴典農中郎將歷東萊琅琊太守文帝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遷苞爲奮武將軍假鄴監青州諸軍事頃之代王基都督揚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魏高貴鄉公留語盡日旣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後進位征東大將軍文帝厭世賈充荀最議葬禮未定苞時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後每與陳騫諷魏帝以歷數已終天命有在及禪位苞有力焉武帝踐祚遷大司馬封樂陵郡公泰始五年爲司徒

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鎮軍司馬裁之子司空劉寔引爲東閣祭酒遷秘書郎太子舍人尚書郎並不行後參東海王越事時元帝爲琅琊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交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從兄大將軍敦來朝導謂之曰瑯琊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輦其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



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惧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士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荆陽晏安戶口殷實導為政務在清淨每勸帝尅已勵節翊主寧邦於是尤見委拔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為仲父帝嘗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永嘉末徙丹陽太守累加振威將軍晉國既建以導為丞相軍諮祭酒累遷驃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及帝登尊號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武

崗侯進位侍中司空

宋徐羨之為桓循撫中兵叅軍與高祖同府深相親結義旗建高祖拔為鎮軍叅軍尚書庫部郎領軍司馬與謝混共事混甚知之累遷大司馬從事中郎將高祖北伐轉太尉左司馬掌留任以副二劉穆之穆之卒羨之代為丹陽尹摠知留任高祖踐阼進號鎮將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公遷尚書令又拜司空錄尚書事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仕晉歷中書黃門侍郎直西省高祖時為太尉欲以為東陽郡亮馳見高祖曰伏聞恩旨賜擬東陽家貧添祿私計為幸但憑廕之願實結本心乞歸天宇不樂外出高祖笑曰謂卿之須祿耳若如此甚所望也會討司馬休之以亮為太尉從事中



卽掌記室從征閩洛還至彭城宋國建除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從中書令從還壽陽高祖有受禪意而難發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玄暴篡捍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皇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光錫今年將秉暮崇極如此物戒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群臣惟盛稱功德莫曉此意日晚坐散亮還外乃悟旨而宮門已閉亮於是扣扉請見高祖即開門見之亮入便曰臣暫宜還都高祖建解此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便足於是即便奉辭亮既出已夜見長星竟天亮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至都即徵高祖入輔及受禪以佐命封建城公添食邑三千戶以帝即位進位中書監尚書令

南齊王儉字仲寶瑯琊臨沂人初尚宋明帝陽羨公主累遷黃門吏

部郎太祖為太尉引為右長史恩禮隆密專見任用轉左長史及太傅之授儉所唱也少有宰相之志物義咸相推許詩大典將行儉為佐命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淵為禪詔又使儉參治之齊臺建廷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太祖從容謂儉曰我今日以清溪為鴻溝對曰天應民從庶無楚漢之事建元元年改封南昌縣公食邑三千戶時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識舊事問無不答太祖嘆曰詩曰維岳降神生甫及申今亦天為我生儉也太祖厭世遺詔以儉為侍中常書令初儉素知太祖雄異後請問言於太祖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又曰儉蒙公殊眚所以吐所難吐何則拒之深宋以景祐元徵之淫虐非公一復寧齊但人澆薄不能持人心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惟大業永淪七尺豈可得保太祖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又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群后微示變革當先今諸公知之儉請御命太祖曰我當自往經少曰太祖自造褚彥回款言移畧乃謂曰我薨未必便在旦夕太祖還告儉曰褚是未達理虞整時為中



應得官彥回曰今授始爾恐一二間未容便移且吉薨書舍人甚開  
詞翰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太祖為太尉引儉為右長史尋輔左長  
史專見  
任用

梁王茂字林遠太原祁人齊末為襄陽太守高祖義師起茂私於張  
弘策勸高祖迎和帝高祖以為不然既發雍部每遣茂為前驅師次  
郢城茂進平加胡破光子矜吳子陽等斬馘萬計還獻捷于潁川郢  
魯既平臣欽若等曰郢魯  
郡郢城魯山也從高祖東下復為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  
太將軍王軫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度航請戰茂與景宗等會  
擊大破之縱兵追奔積屍與航攔等其赴淮死者不可勝算長驅至  
宣陽門庭康城平以茂為護軍將軍俄遷侍中天建十一年進位司  
空

王僧辯字君才右護衛將軍神念之子天建中隨父東奔元帝為湘

東王時僧辯為王國左常侍帝尹丹陽轉府行參軍帝出守會稽及  
為荊州皆以為中參軍帝為護軍及江州又以僧辯為司馬帝再為  
荊州又以為府諮議參軍事代柳仲禮為竟陵太守屬侯景反帝命  
僧辯假節總督舟師一萬兼糧饋赴援纔至竟都宮城陷沒天子蒙  
塵僧辯與柳仲禮兄弟及趙伯超等先屈膝於景然後入朝景悉收  
其軍實而厚加綏撫未幾遣僧辯歸于景陵於是陪道兼行西就于  
帝帝承制以僧辯為領軍將軍代鮑泉討湘王時侯景浮江西寇僧  
辯為大都督據巴陵城拒之景既遁帝命僧辯率諸軍沂流討景師  
次郢城步攻魯山魯山城主友化仁景之騎將也率其黨力戰衆軍  
大破化仁乃降僧辯仍督諸軍度兵攻郢即入羅城宋子仙蟻聚金  
城拒守攻之未剋子仙使其黨時靈護率衆三千開門出戰僧辯又



大破之生擒靈護斬首千級子仙衆退據倉門帶江阻險衆軍攻之  
頻戰不尅景既聞魯山已沒郢鎮復失羅城乃率餘衆陪道歸建業  
子仙等困蹙計無所出乞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辨爲許之命給船艘  
數百以老其意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辨命杜龕率精勇千人  
攀堞而上同時鼓譟掩至倉門水軍主宋遙率樓船暗江四面雲合  
子仙行戰行走至于白楊浦乃大破之生擒子仙即率諸軍進師九  
水賊偽儀同范希榮盧暉略尚據益城及曹辯軍至希榮等因挾江  
州刺史臨城公葉城奔走加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僧辨於是發  
自江州直指建業既克定景都帝即位以僧辨爲司徒加鎮衛將軍  
永寧郡公食邑五千戶侍中尚書令並如故

後梁蔡大寶字宣帝爲岳陽郡王以大寶爲認議叅軍梁元帝與湘  
東王譽結隙大寶使江陵還白帝云湘東必有異圖部掌將作不可  
不授臺城帝納之及爲梁主除中書侍郎兼吏部掌大選事俄轉吏  
部尚書軍國之事咸委決焉帝於江陵稱帝以大寶爲侍中尚書令  
大寶性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贍速帝之表章書記教令詔冊  
並大寶專掌之帝推心委任以爲謀主時人以帝之有寶猶劉先主  
之有諸葛焉

後魏長孫嵩代人年四十代父仁爲南部大夫後歸于道武累著軍  
功歷侍中司徒明元即位與奚斤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明  
元寢疾問後事於嵩嵩曰立長則順以德則人服今長皇子賢而世  
嫡天所命也請立乃定策詔太武臨朝監國嵩爲左輔太武即位進  
爵北平王累遷大尉



奚斤道武王始初從征中原為征東長史遷晉兵將軍明元即位以斤為鄭兵將軍累遷左丞相與司徒長孫嵩等八人坐止門右聽理萬機太武之為皇太子臨朝聽政為左輔

丘堆為散騎常侍太武監國臨朝堆與太尉穆觀等為右弼賀拔允為侍中值孝文帝將出東允素知帝非常人早自結託以上之望允親禮之遂與允出信都參定大策中興初轉司徒領尚書令

北齊杜弼為中書令弼志在毗贊知無不為文宣將受魏禪自晉陽至平城都命弼與司空司馬子如馳驛先入觀察物情踐祚之後以預定策之功遷驃騎軍衛尉卿

後周于謹初仕魏為大司寇太祖時為丞相既薨孝閔帝尚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群公各圖執政莫相率服護深憂之密訪於謹謹曰夙蒙丞相殊眷情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辭讓明日群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人圖問罪丞相志在扶救投袂荷戈遂得國祚中興群生遂性今上降禍奄弃庶寮嗣子雖幼而中山公親則猶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是家事護雖庸昧何敢有辭既太祖等夷每申禮敬至是謹乃起而言曰若統理軍國謹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群公迫於謹亦再拜自是衆議始定孝閔踐祚進爵燕公邑萬戶遷太傅太宗伯與李弼侯莫陳崇等參議朝政

宇文護字陸寶太祖兄顥之少子太祖臨夏州留護事賀拔岳岳被害後太祖至平涼以軍出鎮江東與于謹征江陵為前鋒拔城鎮擒侯騎斷江津收州艦待大軍之至圍而剋之時襄陽蠻師向天保等



有萬餘部落恃險作梗及師還護率軍討平之太祖西巡至牽屯山  
遇疾馳驛詔護護至涇州見太祖太祖謂曰諸子幼小寇賊未寧天  
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勉力以成吾志護涕泣奉命行至雲陽而太祖  
厭世護秘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冲弱寇賊在近人情不安護綱  
紀內外撫循文武於是衆心乃定既葬太祖護以天有歸遣公卿詠  
魏帝遂行禪代之事閔帝踐阼拜太司馬遷大冢宰

李弼字景加遼東襄平人後魏末為秦州刺史從太祖平竇泰又從  
平弘農與高歡戰於沙苑大破之以功拜牧進又從東討洛陽東魏  
將莫多婁貸文率衆東至穀城弼斬之虜其衆累遷太保加柱國大  
將軍太祖西討留弼居守後事皆諮稟焉及晉公護執政朝之大事  
皆與于謹及弼等參議閔帝踐阼除太師封趙國公邑萬戶

趙貴字元貴天水南安人魏末天下兵起貴率鄉里避難南遷從賀  
拔岳平關中累遷大都督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太祖時臨夏貴州議  
迎太祖太祖至以貴為大都督領府司馬悅既平從太祖復弘農破  
沙苑又從戰荷橋援王璧戰印山累遷侍中開府柱國大將軍閔帝  
踐阼拜太傅太冢宰封楚公邑萬戶

獨孤信雲中人魏末為荊州刺史防城縣都督賀拔勝出鎮荊州表  
信為武衛及勝第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勝乃令人閔撫岳餘衆屬太  
祖已統岳兵信與太祖鄉里少相友善相見甚歡因令信如洛請事  
後從太祖復弘農破沙苑率衆入洛陽額預襄廣陳留之地並相繼  
款宜除隴右十一州大都督流民願附者數萬家累遷大司馬柱國  
大將軍閔帝踐阼拜太保太宗伯封衛國公邑萬戶



隋高穎初仕後周為開府從越王盛擊隄州叛胡平之高祖時為丞相素知穎疆明又習兵事多計略意欲引之入府遣邦國公揚惠諭意穎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穎亦不辭滅族於是為府司隸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並以奢縱被踈高祖彌屬意於穎委以心膂尉迴之起兵也高祖令常孝寬擊之軍至何陽莫敢先進又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以父在山東穎遂請行因平尉迴進位柱國遷相府司馬寄任益隆及高祖受禪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封渤海郡公朝臣莫與為比

唐裴寂字玄真隋末為晉陽宮副監遇高祖留太守太原深自結納高祖與之有舊特加親禮每留連宴語間以博奕至於通宵連日情志厭倦遣隋宮人私侍高祖于時太宗將舉師而不敢發言見寂為祖所厚欲因寂開說其路無由太宗出私錢數百貫陰結龍山令高斌廉使與寂博戲經數日漸以輸之得錢既多乃大喜每日從太宗遊見其歡甚遂以情告之寂即許諾他日高祖又從寂飲酒酣寂白狀曰二即云昨日方便已啓大人道今天下大亂城門外即是賊若守節旦夕死亡若起義兵必得天下衆情已叶公意何如高祖曰我兒誠有此計事已定矣祇得從之即召太宗為寂曰我兒中唯得此子力今起大計復由此見若得事成即皇太子也寂對曰然是後始計預義兵起寂上宮女百人米九百萬斛雜綵九萬段甲三千萬領以供軍用因拜為長史金紫光祿大夫從破老宋生授光祿大夫下臨汾封聞喜縣公邑千戶義兵至河東隋將屈突拒守攻之不下三輔豪傑爭來款附高祖將先定京師恐通為後患猶豫未決寂進說



曰今通據閔不先平者前有京城之守後有屈突之援此乃腹背受敵敗之道也未若攻蒲州而後入關京師絕援可不攻而定矣太宗曰不然兵法尚權權在於速宜乘機早渡以駭其心我若遲留彼則生計且關中群盜所在屯結未有定主易可招懷賊附兵強何城不尅屈突通自守賊耳不足為虞若失入關之機則事未可知矣高祖兩從之遂命太宗入關以寂為河東安撫大使京師平賜良田千頃甲第一區布帛四萬段進爵魏國公邑三千戶及隋恭帝遜位高祖固讓不受寂勸進不答寂請見曰桀紂亡亦各有子殊未聞湯武而輔之可為龜鏡無所疑也寂之茅土大位皆受之餘唐陛下不為唐帝臣當去官耳又陳符命十餘事高祖乃從之寂出命大常具禮儀擇吉日高祖既受禪謂寂曰使我至此者公之力也拜尚書右僕射賜以服玩不可勝紀

劉文靜與寂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抑嘆曰卑賤之極家道屢空又屬亂離當何取濟文靜笑曰數運若此時事可知二人相得何患於卑賤及高祖鎮大原文靜密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結託又竊觀太宗為寂曰非常人也大度類於漢高神武同於魏祖其年雖少乃天縱矣寂初未然之後文靜生與李密連姻煬帝令擊於郡獄太宗陰有異志以文靜可與語遂入禁所看之文靜大喜曰天下亂非有湯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曰安知無但恐常人不能別耳今入禁所相看非兒女之情相憂而已時事如此故來與君圖舉大計請善籌其事文靜曰今李密長圍洛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賊連州郡小盜阻山澤者萬數矣但須其主驅駕取之誠能應天順人舉旗大呼則四



方不足定也今太原百姓避盜賊者皆入此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  
豪傑一朝呼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領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  
敢不從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行半歲帝業可成太宗笑曰君言正  
合人意於是部署賓客潛蓄起義候機當發恐高祖不從呢吟者又  
之文靜見高祖厚於裴寂欲因間說於是引寂交於太宗得通謀議  
及高祖雅為突厥所敗高祖被拘太宗又遣文靜共寂進說曰易稱  
知機其神乎今大亂已作公處嫌疑之地當不賞之功何以圖全其  
裨將敗竄亦罪見歸事誠迫矣當須為計晉陽之地士馬精強宮監  
之中府庫盈積以茲舉事可立大功關中天府代王冲幼權豪並起  
未有適從願與兵西入以圖大事何乃受禪使之囚乎高祖然之時  
太宗潛結死士與文靜等協議克日舉兵會高祖得釋而止乃命文  
靜詐為煬帝勅法大源西河鴈門馬邑人年二十已上五十以下悉  
為兵期以歲莫集涿郡將伐遼東由是人情大擾思亂者益衆文靜  
因為裴寂曰公豈不聞先發制人後受制於人乎唐公名應圖識聞  
於天下何乃推延自貽禍豐宜早歡唐公以時舉義又協寂曰且公  
為宮監而以宮人待客宮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惧乃屢促高祖  
起兵會馬邑人劉武周殺太子王仁恭自稱天子引突厥之衆將侵  
大原太宗遣文靜及長孫順德等分為部募兵以討武周為辭又令  
文靜與淮陽府司馬劉政會為急變之書詣留守告威等二人謀反  
是日高祖與君雅同坐視事文靜引正會至庭中云有密狀知人欲  
反高祖指威等取狀看之政會不肯與曰所告是副留守事唯唐公  
得看之耳高祖佯驚曰豈有是乎覽狀訖謂威等曰此人告公事何



如君雅大詎曰此是反人欲殺我也文靜叱左右執之因于別室既拘威等竟得舉兵高祖開大將軍府以文靜為軍司馬文靜勸正旗幟以彰義舉又請連突厥以益兵威高祖並從之因遣文靜曰皇帝廢冢嫡傳位後主致斯禍亂唐公國之懿戚不忍坐觀成敗故起義軍欲黜不當立者願與可汗兵馬同入京師人衆土地入唐公金帛財寶入突厥始畢大喜即遣將康鞘利領騎二千隨文靜而至又獻馬千匹高祖大悅為文靜曰非公善辭何以至此尋率兵禦隋將屈突通於潼關通遣武雅即將桑顯和勁兵來擊文靜若戰者半日死者數千人文靜度顯和軍稍怠潛遣奇兵掩其後顯和大敗悉虜其衆通尚擁兵萬數將遁歸東都文靜遣諸將追而執之略定新安已西之地轉大丞相府司馬進授光祿大夫封魯國公高祖踐祚拜納

言

杜如晦字克明御史大夫淹之兄子初仕滄陽縣尉非其好也後乃棄官歸于鄉里及義兵定關中太宗引為秦王府兵曹參軍俄遷陝州摠管長史時府中多英俊外遷者衆太宗患之繼室參軍房玄齡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達識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則非此人莫可太宗大驚曰尔不言幾失此人矣因奏為王府屬尋領行臺兵部郎中每從征伐軍國多務如晦部斷如流為談者所服以功累加上柱國封建平縣男邑三百戶以本官補文學館學士畫像於丹青者十有八人而如晦為官首令文學褚亮為之贊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懷中履義身立名揚其見欽重如此時隱太子與元吉謀危太宗乃深忌之相與謀曰秦王府中所



可禪者唯杜如晦房玄齡耳因誣以罪讚之于高祖由是逐之並令還宅及隱太子將為變太宗密知之遣長孫無忌召如晦等著道士之服潛來入府共為籌略杜授以寧擢為太子左庶子俄遷兵部尚書以定策安宗廟功居第一封蔡國公食邑三千戶別食益州千三百戶太祖即位以本官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仍督兵衛皇太子尋為右僕射仍掌選事

房玄齡字喬清河人隋末為隰城縣尉漢王諒為逆從坐除名會義旗入關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玄齡因杖策謁於軍門太宗一見便如舊識署為記室參軍玄齡既遇知己罄竭心力拾遺補闕知無不為賊寇每年衆人競求珍異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謀臣猛將皆與之潛相深結各盡其死力武德末隱太子猜間太宗謂玄

齡曰阽危之兆其迹已見計將安出對曰國家患難今古何如非眷聖欽明不能安輯大王功蓋天地事鍾歷鈕神贊所在匪藉人謀因與寮屬杜如晦同心戮力以前後軍功累加上柱國封臨淄縣侯補行臺屯田郎中尋轉考功又為文學館學士隱太子以玄齡既被太宗親禮為之謀事甚怨之乃譖之於高祖由是與杜如晦並被驅斥息隱海陵將有變也前一日長孫無忌以教旨令玄齡為道士服潛引之閣與之計事及事平太宗入春宮以玄齡為右庶子既踐祚除中書令封邢國公貞觀三年為尚書左僕射累改封魏國房國公拜司空大傅

梁敬翔好讀經書善學禮尤長刀筆應用敏捷舉進士未第遇黃巢陷長安乃東出關時太祖始鎮汴有觀察使王發貧才術獨當委用



發與翔鄉里親也相遇甚喜乃叶心力佐太祖商權利病頗稱太祖  
意由是自末士奏為光祿寺主簿署館駟巡官居中以司記奏之賊  
太祖連破巢蔡實預勳府尋授奏太子中允賜朱紱討曹濮代充鄆  
凡用師未嘗不密侍左右太祖之攻蔡也有弩矢犯左腋血染中單  
自翔外軍中無知者其待遇如此及太祖受唐禪改樞密為後遂用  
翔知院事實掌大政翔初歸太祖見語及時務遂異禮即因委奏記  
巨細預之凡發一言創一事常與太祖意同由  
是三十年翼戴四方之人歎有識面者皆且不離於左右恪勤公直  
以禪大事四征官戰舉動必隨時或軍書藁委翔則據鞍旗旄之下  
運毫洒落有如風雨知文者雖阮瑀陳琳不能敵也至於滅巢破蔡  
收兗鄆徐宿北制河翔南服領嶠訓強兵數十萬勤王奉上安黎庶  
廣賊祖納賢雋自微至著內外幾逮宜于化家為國皆翔之略也  
其餘險阻艱難擲風沐雨未嘗恐刻不與上同自受禪唐讓改為梁  
翔惣領機務締造開創之業冠於本朝  
後唐郭崇韜字安時代州鴈門人父弘政太祖拔越鴈門也崇韜為

李克修之綱紀從定京師平巢賊克修卒昭義崇韜累典軍中物務  
頗稱廉幹克修卒歸隸太原以為典謁嘗奉使鳳翔稱旨遷左教練  
西宮使帝平定魏博召克副中門使與孟知祥俱參機要崇韜懷抱  
豁如果于臨事承授決斷略無疑滯以此恩顧日隆先是吳玠張虔  
厚相繼為中門使功多赤族故知祥堅請外任瓊花長公主泣請知  
祥於皇太后帝重遣之以知祥為河東軍城都虞侯自是崇韜專典  
要密軍籌計畫多所參決艱難戰伐靡所不從後從帝親征王德明  
於鎮州時德明秀契丹之象至新樂虜騎已渡沙河我軍大恐或有  
歟輜而去者李存渥斬之不能止將咸云賊城兵數不少今濟之  
以鮮卑王師不敵如被中外夾功吾族盡矣不如退師還鄴侯其罷  
退再議起居帝猶豫未能 崇韜曰臣聞何保機為王都所誘僂倪



而來本利貨財非敦隣好一逢挫敗遁走必矣况我新破汴寇威振北藩乘此驅壤無往不捷况事之濟否亦有天命戎狄雖衆其如我何帝然其策因喻諸將破賊於新城何保機遁走

安重誨自明宗龍潛時得給事左右及鎮邢州以重誨為中門使隨從征討凡十餘年委信無間勤勞亦至洎鄴城之變佐命之功獨居其右明宗踐阼領樞密使俄近左領軍衛大將軍克職

晋天福二年六月宰臣李崧讓樞密使崧始自范延光領常山為管記及明宗長興末為六軍副使以皇子秦王從榮不軌懇求出外會北虜屢寇雲中議選良帥以鎮北門帝問延光趙延壽等不敢遽對奏云俟臣至本院商量欲定襄州連帥康議誠崧最在下位聳立請曰非石太尉不可延光曰僕累白上欲令出鎮帝謂僕曰凡有得氣

力者欲不遣在左右是何意也由是不敢復奏時帝又遣中使促之乃定命領太原明曰帝又使心腹道意至崧累浮圖頊與合却尖表感之深也乃義旗入洛崧為偽主端明殿學士出逃郊外俄召居舊秩無幾命為相兼樞密使盖由此階緣故也崧時以宰相趙瑩使虜將還朝廷之元臣也故有表讓其機務以固帝心皆小數也

桑維翰自後唐末帝清泰三年為太原掌書記時高祖將起義頗慮孤壘無成憂不遑處維翰揚言曰螻蛇在手壯士解腕今日朝廷待以匪人無復首僥之理但強力自完萬一不濟契丹族帳在雲應朝呼夕至何患無成高祖釋然自是民情構藩軍者多矣然閩防重疊去者多獲朝廷又以虜性多疑必不以高祖卑詞容易應付高祖使有達達虜者報曰仲秋吾領寨奉援且牢守備朝廷知之攻城頗急



城中乞食慮難支久乃令小僕何福懇告蕃首時八月未也蕃首曰  
北俟漸涼別無雀慮尔名曰福戰捷之由數日出軍與何福俱來壬  
寅契丹至乃高祖建號制授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尋改中書侍郎  
平章事

趙瑩華陰人後唐莊宗時宗為郡陝州從事明宗即位以高祖為陝  
府兩使留後瑩時在郡以前官謁之一見如舊相識即奏署管記高  
祖歷諸鎮皆從之累授下官至御史大夫賜金紫高祖再鎮并州位  
至節度判官高祖受契丹冊既受瑩翰林承旨金紫光祿大夫戶部  
侍郎知太原府事尋遷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

漢蘇逢吉自高祖鎮太原為判官天福十二年秦州節度使判入蜀  
高祖聞之嘆曰中原無主使藩候一至於此吾處方郡之任得無愧  
於逢吉等曰大王出鎮邊裔兵權久不在已外不能撫四夷內不能  
安牧伯朝廷致敗乃自失之夫不有廢也於何以興皆天運使然非  
大王之過大王富有全晉之地帶甲十萬一呼一吸海內孰不響應  
足以雪國家之恥足以圖帝王之業幸不以小善小節為拘累耳帝  
曰諸公何畧之甚吾以少王陷虜心焉如灼謀之與力已不迫於重

耳皇緒若在將欲保寶融事業足矣安有他望也高祖引咎義養正  
率皆如此高祖凡有謀議立侍其側高祖素嚴毅及鎮太原位望崇  
重事希得謁見惟逢吉日侍左右兩使文簿堆案盈几有  
司不敢輒通逢吉懷袖俟其色悅則啓之多見其可高祖建  
號於大原逢吉自節度判官拜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揚邠魏州冠氏人高祖為鄴都留守用為左都押衙及高祖鎮太原  
方開霸府以羅英又邠遂棄職挈族歸之帝察其誠賞其來喜而納  
言置之近例俄置牙門都校軍國庶務靡不委之邠惟亮直廉約滋



事平允帝甚寵之及虜陷汴水晉少帝北徙郡議推迫帝建尊號帝固拒之邠與周高祖繼入請曰戎人亂華勢不能久今天下無主是歷數歸大王也且億兆之口不謀同辭若巨山已斷無能抑也乘龍在天不可下也由是帝心遂定至帝達意南向巡幸晉降撫寧陝號內定歸略皆訪於邠邠每有密啓帝皆可之因謂曰始見公心為治粟郡尉之才也今見公方畧真撥亂經始之良臣也帝既自洛入汴河朔漸寧賞邠之功故有正命漢國遠遷檢校太保樞密使汴洛平正拜樞密使檢校太傅

蘇瑀珪自高祖作鎮并門奏為廉判開運末戎虜盜國高祖即位於晉陽為中書侍郎平章事

王草自高祖典侍衛親軍召為都孔目官從至河東專委錢穀國初授三司使檢校太傅從征杜重威於鄴下明年高祖晏駕隱帝即位加檢校大尉同平章事

周鄭仁誨晉陽人漢高祖之鎮河東也太祖累就其弟與之燕語每有質問無不以正理為答太祖深器之漢有天下太祖初領樞務即召為從職及太祖西征嘗密贊軍機西師旣旋累遣至檢校吏部尚書太祖踐祚旌佐命檢校司空客省使兼太內郡點檢恩州團練使尋為樞密副使轉宣徽北院使右衛大將軍出鎮澶洲檢校太保入為樞密使加同平章事







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為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啟高辛氏才子  
八人伯奮仲堪叔獻李虎仲伯仲熊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  
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虞舜時臯陶為士師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邁行種為降下歸懷也言已無德民所不能依臯陶布行其德下令於民民歸服之周仲山甫為宣王卿士詩  
美之曰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嘉美令善也善威儀善顏色容貌翼翼然恭敬  
古訓是試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賊古故訓導若賊而布也言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  
也大猶勤也威儀者恪居官次不解于位也是順行其所也為顯明王之人政教使群臣施布之曰德輶如毛民  
鮮克舉之我儀圖之輶輕儀匹也人之言曰德甚輕然而衆人寡能獨舉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而人不能行者無  
其志也我與倫匹圖之而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未能為也我吉甫自我也  
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多  
仲山甫之德歸功言耳  
漢蕭何為丞相何始微時與曹參為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

參

曹參為丞相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

張歐為武帝時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妄按刺人以長者處官官屬

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退令平愾更不可者不得

已涕泣面而封之面謂諧之也言不忍視也其愛人如此

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光為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

處即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吏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監

生法失官歸為州從事武帝末平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徵召詣京師

詔治平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生衛太子事繫吉見而

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



孫置間燥處吉治平蠱事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史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言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壞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國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矣吉勅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過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為車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又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義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計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

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故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群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外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箸龜果宜褒顯先使入

侍太后

侍太后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義遂尊立

皇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原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恩

遭遇謂升大位

故朝廷

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為太子太傅數日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帝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尚書自陳嘗考問則亂弘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



識為則曰汝嘗生養皇曾孫不謹督咎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趙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勞若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帝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帝大賢之

翟方進為相公潔請托不行郡國

言不以私事託於四方郡國

後漢宋弘為大司空時帝妹湖陽公主寡帝與共論朝臣徵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屏風後因為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亡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袁安為司徒嚴重有威任隗為司空時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隗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書連

上輒寢憲日益橫樹其親黨賓客於都大郡皆賦歛吏人更相賂遺其餘州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隗舉奏諸二千石又它所連貶扶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愧義行內修不求名譽而以沈正見重於世尹勳為司空篤性好學屏居人外荆棘生門時重其節

魏華歆為司徒時公卿並賜沒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嘆息王郎為司徒恭儉節約自婚姻中表禮一無所受常識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恤窮賤故用財以周急為先

蜀許靖為司徒靖雖年途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

晉王祥為太保既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舊故吏而已門無雜



吊之賓族孫戎嘆曰太保可謂清遠矣又稱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  
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遠將非以德掩其言乎

劉寔懷帝時為太尉有清德當時雖禮教陵遲而寔行己以正喪妻  
為盧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輕薄者笑之寔不介意

魏舒為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及山濤薨以舒領司徒有項即真舒有  
威重德望為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為晉興  
所表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也

陸玩為司空翼亮累世常以弘重為人主所貴加性通雅不以名位  
矜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縉紳之徒莫不膺其德字

後魏穆觀明元時受中書門下大武之監國觀為右弼出則統攝朝  
政入則應對左右事無巨細皆關決焉終日怡怡無愠喜之色勞謙  
善誘不以富貴驕人

北齊段韶為冢宰歷太宰左丞相雅性溫慎有宰相之風教訓子弟  
閨門雍肅事後母以孝聞齊世勲貴之家罕有及者

斛律光為宰輔居家嚴肅見子弟若君臣雖極貴盛性節儉簡聲色  
不營財利杜絕饋餉門無賓客罕與朝士交不預政事每會議常獨  
後言輒合理將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

後周王盟初士魏為太傅姿度弘雅仁而汎愛會居師傅禮冠群僚  
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魏文帝甚尊重之及有疾數幸其弟  
親問所欲其見禮如此

王褒在梁為城安郡守侯景之亂元帝承制以褒為左僕射褒既世  
胃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相推挹故旬月之間位昇端右寵遇日隆



而褒自謙虛不以位地矜物時論稱之  
隋牛弘為右光祿大夫大業之世委遇稱隆性寬厚隋室舊臣始終  
信任悔老不及唯弘一人而已及卒縉紳之士莫不傷痛賦詩追悼  
者數千人  
唐房玄齡為尚書左僕射既總百工虔恭夙夜聞人有善若已有之  
片言可錄不隔卑賤

李靖為左僕射性沉退每與時宰參議恂恂然似不能言  
蕭禹為中書令孜孜自勉申其公正繩為舉過人皆悼之毀誹紛紜  
終不自理

楊師道參預政太宗數問以朝臣才行師道多所推進縱有違忤者  
終不毀之

岑文本為尚書令文本自以出自書生每懷撝挹生平故人雖貧賤  
必與之抗禮事母至孝撫弟姪甚篤又口常不及家事或勸營產者  
文本嘆曰吾漢南一布衣耳徒步入閤所望不過秘書郎一縣令耳  
今無汗馬之勞致位中書令荷俸祿之重為懼已多何夕更言產業  
乎

劉仁軌為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仁軌能飲酒斗餘不亂不自  
矜貴每遇故人不改布衣之舊  
婁師德為鳳閣侍郎平章事初狄仁傑未入相時師德常薦之及為  
宰相不知師德薦已誹師德令克外使則天常出師德舊表示之仁  
傑大慙謂人曰吾為婁公所容如此方知不逮婁公遠已

陸象先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時蕭志忠等伏誅窮討至忠等杖黨連



累稍多象先密有申理全濟甚衆然口未嘗言人無知者  
杜黃裳為相始以女嫁常執誼深不為執誼所說及被譴黃裳卒保  
全之其死也請歸其喪

盧邁為平章事交愛恭儉邁從父弟起為劍南西川判官卒於成都  
歸葬於洛陽路由京師奏請至城東哭於其柩許之近代宰臣多自  
以為榮重五服之親或不過從吊臨而邁獨振薄俗請臨弟喪事君  
子是之

鄭餘慶為相鬱為嗜德朝廷得失言成準的砥名礪行不失儒者之  
道

趙退翁為相時吏部侍郎杜黃裳為中貴讒譖及他過犯御史中丞  
穆贇京兆少尹常武萬年縣令李宣長安縣令盧雲皆為裴近齡所  
搆陷將加斤黜退翁深保護救解之故多從輕貶

賈耽為司空知政事性長者不喜臧否人物自居相位凡十三年雖  
不能以安危大計啓沃於人主而常以檢身勵行以律人

常貫之自布衣為相居室無改易性沉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  
未嘗偽詞以悅人身歿之後家無羨才

李夷簡自布衣訖將相以直道著聞襟懷慟人不屑細故荐居亞相  
台輔皆以風望被選未嘗以辭氣苟悅於人

張梁文蔚為宰相居家孝弟雖位至清顯於仲季相雜在大夫膝下  
一不異布素弟濟美早得心恙文蔚撫視殆三十年士君子稱之

張全義末帝時累遷太尉中書令封齊王凡四十年位極人臣善保  
終吉蓋一人而已全義朴厚大度敦本務實起戰士而忘功名不儒



業而樂善道家非士族而獎愛衣冠開幕府辟士必求實望屬邑補  
奏不任吏雖位極王公不衣羅綺心奉釋老而不溺左道如是教者  
人以為難

後唐趙光逢為相嘗有女貞寄黃金一鎰於其家并屬亂離女貞委  
化於道士後二十年金無所歸納於河南尹張金義請付諸宮觀其  
舊封尚在兩登廊廟四退丘園百行五常不欺閭室縉紳咸仰以為  
名教宗主

周馮道初仕後唐長興中平章事明宗謂侍臣曰馮道性純儉頃在  
德勝寨所居第一茅菴與從人同器食卧則藟橐一束其心晏如及  
以父憂退歸田里自耕耘樵採與農夫雜處略不以素貴介懷真士  
大夫也道歷仕四朝二入中書在相位二十餘年以持重鎮俗為已

任性廉儉不受四方之賂未嘗以片簡擾諸侯私門之內無累茵無  
重味不畜姬僕不聽絲竹有寒素之士求見者必引於中堂語及平  
生其待遇也心無適莫故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語屹若巨山不可轉  
也議者以為厚德稽古宏才偉重蓋漢湖廣晉謝安之徒歟  
蘇禹珪初仕漢為宰輔純厚長者遭遇漢祖與蘇逢吉同登相位漢  
末逢吉夷滅禹珪恬然無咎時人以為積善之報也

問望

蓋后王之不能獨治故建之宰弼承以師長上以輔相天下以親  
附百姓秉國之秉在帝之右非夫忠肅顯允謨明亮采懋德以興化  
秉哲而宣美亦何以副斯民之爾瞻哉元愷而下宗工間出或以純  
誠為固經邦而厚俗或以茂功駿法致治而垂裕或雅望塞於輿訟



或寵遇冠於群僚繇是天下之人挹共高風詠其嘉德播之於雅什  
載之於史墮騰之為茂實流之為美談而無窮焉以至直諫之士推  
宗顏擴之類信服薦紳仰其風來萬乘形於嘆息自非王佐之英畧  
生民之間傑亦能致是哉帝堯時高陽氏才子八人謂之八凱高辛  
氏才子八人謂之八元事其率輔德行門

殷伊尹相湯號曰阿衡

商頌云實在阿衡左右商王也

周召康公爽為太保當文王武王受命為之禎榦之臣以正天下  
申伯仲山甫皆以賢知入為卿士尹吉甫作崧高美宣王其詩曰維  
嶽降神生甫及申維周之翰

漢曹叅為相國清淨極言合道然百姓離奏之酷後叅與休息無為  
天下具稱其美矣

郭丹為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

伏湛為司徒時賊徐異卿萬餘入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唯云願降司  
徒伏公光武知湛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護送

洛陽

後漢龐參為大尉三公之中參名忠直

王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為司空以水灾免而李膺亦免歸故郡  
二人以直道不容當時天下以膺為高士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  
之願涉其流惟恐不及

魏鍾繇為大尉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  
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儒人也

蜀諸葛亮為丞相蜀人以亮將琬費偉董允為四相號為四英



吳諸葛恪輔幼主孫恪為大傅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  
事崇恩澤衆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

晉衛瓘為司空為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  
王導為太保蘇俊難作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本  
官居己之右

宋王弘為大保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  
後魏長孫嵩為司徒與山陰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  
人坐止車外門聽理萬機故世號八公

和其奴獻文帝時為司空侍中皇興三年薨內外咸歎惜之贈平昌  
王謚曰宣

北齊趙彥深為司徒孝昭既執政權群臣密多勸進彥深獨不致言  
孝昭嘗謂王晞云若言衆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彥深有語晞以  
告彥深彥深不獲已陳請其為時重如此

隋楊雄為司空貴寵冠絕一時與高穎虞慶則蘇威為四貴

高穎為左僕射兼納言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  
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為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等皆穎所  
推薦各盡其用為一代名臣自余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  
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治致昇平穎之力也論者以為真宰  
相

唐玄房齡貞觀與杜如晦為左右僕射共掌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及  
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獲當代之譽談良相者至今稱房杜為  
侯君集為兵部尚書參議朝政遷吏部尚書君集典選舉定考課出



為將願入參朝政並有時譽

高士廉為侍中性明辨進止可觀凡有獻納縉紳之士莫不屬目  
郝處俊高宗儀鳳四年為時中處俊性儉素土木形骸自揔朝政每  
與帝言議必引經籍以應對多有裨益得大臣之體

李懷遠則天中宗時歷秋官尚書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趙  
郡公兩朝宰相年高行直名重當時

陸象先睿宗初為中書侍郎太平公主將引中書侍郎崔提知政事  
密以告之湜固讓象先主不許之湜曰象先人望且在樞近若不登  
用則湜亦請辭公主遽言於睿宗遂命象先同平章事

韓休開元二十一年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性方直不  
務進趨及拜相甚允當時之望

常見素為左相天寶十五載玄宗幸蜀至馬魏從駕諸軍既殺楊國  
忠時見素為亂兵所傷衆傳聲曰勿傷常相識者遽救之獲免

張鎬博州人天寶末自褐衣為左拾遺肅祖即位拜諫議大夫尋遷  
中書侍郎平章事鎬自入仕凡三年致位宰相謙恭下士善談論多  
識大体故天下具瞻雖考秩至淺推為舊德

李揆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揆美風儀善奏對每有敷陳甚得稱辯肅

宗賞嘆嘗謂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所推故時人稱為三絕

楊綰代宗時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綰素以德行著稱質性貞廉車服  
儉朴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劾南西川節度寧之  
弟家富於財有墅在黃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即日潛遣毀  
拆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開館拜相坐內音樂減散五分之四



京兆尹黎幹以承恩每出入馳馭百餘人亦即日減損車騎唯留十騎而已其餘望風變奢從奢者不可勝數其鎮俗移風若此蓋楊震丙吉山濤謝安之儔也

楊炎德宗初為門下侍郎平章事炎有風儀善談論又博以文學早負時稱天下翕然望為賢相初請出內庫錢帛付之有司以制國用行而稅法救時之弊頗有嘉聲

鄭珣瑜順宗初為吏部尚書平章事與諸相方會食王叔文至與常執誼計事執誼起迎叔文就其閣語同食諸相等心知不可畏懼叔文執誼等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處此乎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僕射平章事魏國公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

懼

李吉甫憲宗時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性聰敏詳練物務自員外郎出身留滯江淮十五餘年備言閭里疾苦及是為相患方鎮貪恣乃上言使屬部刺史得自為政叙進群材甚有美稱

裴珀元和中同平章事識者謂珀作相材與時會知無不為于時朝無幸人百度寢理而再周遭疾以至休謝公論甚惜之

權德輿為吏部尚書平章事德輿羽儀朝行性直亮寬恕動作語言一無外飭韞籍風流為稱嚮

李藩為門下侍郎平章事藩材能不及裴珀孤峻頗後常貫之然人物清規亦其流也

鄭餘慶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德宗與宰臣議將賑給禁衛十軍事未



行為中書吏所洩坐貶柳州司馬憲宗即位之日以尚書左丞平章事尋罷相為太子賓客餘慶再為宰相罷免皆非大過尤以清儉為時所稱洎中外更荐鬱為耆德朝廷得失言無低回

崔群元和為平章事有冲識清裁為時賢相

裴度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出討淮蔡又密計平李帥道成憲皇中興之基當時有奉使絕域夷狄之君咸問度之年齡詢度之儀質其威名遠播擬於汾陽後為東郡留守時有使臣自幽鎮來者奏軍中言度在相位兩河諸侯忠者懷德強者畏威度今在東人皆失望穆宗乃急召赴闕復為門下侍郎平章事

蕭悅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居相位孜孜正道時論稱之及罷相後累有端揆喉舌之拜悉讓而退就散秩以孝養為樂高名懿行天下推

仰

曹確與畢誠俱以儒術進用及居相位廉潔貞苦君子多稱之曹畢後唐趙光逢兩登廊廟百行五常不欺闇室縉紳咸仰以為名教宗主

周逢道自後唐歷任四朝三入中書在相位二十餘年以持重鎮俗

為已任

事具宰輔德行門

鄭仁誨為樞密使為人端厚謙遜造次必由於禮

在帝左右弼諧將順甚得大臣之體雖權位崇重而能孜孜接物無自矜之色及終故朝廷咸惜之

清儉

書稱克儉傳美能貧先儒有云以約失之者鮮其有位居宰弼總司邦政祿廩豐腆賜予優渥而能屏奢泰之志絕宴安之念居處僻陋



服御純素畜於奉已厚於待士施周於親黨清遺於子孫辭賂而畏  
知薄莖以全節斯皆守正秉彝經德蹈道躬大雅之明哲得天命之  
中庸故能居簡以為常克終而有裕偃息廊廟輔相天地刑四方之  
風為萬邦之憲者也

漢蕭何為相國置田宅必居窮僻處

僻隱

為家不治垣屋

垣墻

令後

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

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

弘身食一肉脫粟飯

稅粟而已不精粲也

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家無

所餘

朱博為大司空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  
案上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罕見其面

後漢張奮為司空在位清白無它異績

蔡茂為司徒在職清儉匪懈

范遷為司徒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修推與兄子其妻常謂曰君有  
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以為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  
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

郭丹為司徒生事免卒於家後明帝因朝會問群郭丹家今何如宗  
正劉正對曰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孫竟蒙寢丘之  
封丹出典州郡入為三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帝乃下南陽訪求  
其嗣

劉寵為大尉以日食策免歸鄉里寵前後歷宰二郡八居九列四登  
三事家不藏賄無重寶器菲飲食薄衣布弊車羸馬號為窶陋三去



相位輒歸本土往來京師常下道脫驂過從人莫知焉寵常欲止亭  
亭吏止之曰整頓傳舍以待劉公不可得止寵因過去其儉廉皆此  
類也

虞延為司徒生楚王英事詔書切讓延遂自殺家至清貧子孫不免

寒餒

一云身沒之後家貧空子孫同衣而出并日而食

周章為司空密謀立平原王事覺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衣而出并  
日而食

鄧彪為大尉在清白為百僚事

李咸為大尉自在相位約身率下常食脫粟飯醬菜而已以老乞骸  
骨許之悉還所賜物乘弊牛車使子男御晨發京師百僚追送盈塗  
不能得見家猶貧陋庇蔭草廬

橋玄為大尉以久病策罷卒家貧乏產業柩無所殯當世以此稱為  
名臣

魏華歆為司徒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

蜀諸葛亮為丞相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  
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服悉仰於官不別  
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  
卒如其所言

費禕為大將軍錄尚書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  
入不徒車騎無異凡人

吳呂岱為大司馬清身奉公所在可述

晉張華為司空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几篋



王導為司徒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成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

宋袁粲為司徒宅宇平素器物取給粲素寡往來門無雜客

南齊褚淵初仕宋為中書令與尚書令袁粲同輔幼主淵同心理庶事當奢侈之後務弘儉約百姓賴之武帝時歷司空錄尚書及薨家無餘財負債至數十萬

王儉為侍中尚書令寡嗜慾唯以經國為務車服塵素年三十八薨家無遺財

後魏長孫道生大武時為司空侍中以廉約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飭食不兼味一熊皮彰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

唐溫彥博太宗時為尚書左僕射掌機務性儉素不營第宅及卒日殯於陋室太宗甚憫之特命有司為之堂焉

魏徵貞觀中累居相位及病綿悒中使相望徵宅先無正寢太宗欲欲為小殿輟其材為徵營構五日而訖又遣中使齎布被素褥而賜之遂其所尚也

李義琰高宗時同中書門下三品宅無正寢弟璡義為岐州司功參軍乃市堂材送焉及義璡來覲義琰謂曰以吾為國相豈不懷愧更營美室是速吾禍此豈愛我之意哉義璡曰凡人仕為丞尉即營弟地宅兄官高祿重豈宜卑陋以偏下也義琰曰事難兼遂物不而興有責任又廣其宇若無令德必受其殃吾非不欲之惧獲戾也音不營構其木為霖雨所腐而弃之

李懷遠中宗初同中書門下三品雖久居營位而弘尚簡率園宅無



所改作嘗乘款段馬左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  
乘谷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假別求聞者莫不嘆羨

李元紘同平章事封清水男元紘性情儉稍抑奔競之路在政事累  
年不改第宅僕馬弊勞未曾改飭所得封物皆散之親族

杜暹同平章事以公清儉為己任時以矯情為之弱冠使自誓不受  
親友贈遺以終其身及率內出縮三百匹以賜之尚書省及故吏疇  
贈者其子孝友遵其素約拒而不受

蘇懷中宗睿宗朝歷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及薨遺令薄塋祖  
載之日官給仗外唯有布車一乘論者稱之

盧懷慎開元初為黃門監清儉不營產業器用服飭無金玉綺文之  
麗所得祿俸皆隨時分散及卒而家無餘蓄妻子匱乏黃門監宋璟

紫微令蘇邈等奏曰大學助教張知謙與臣等言論故黃門監盧懷  
慎清儉身死之日家無餘財遺嗣貧窶衣食不給伏以懷慎歷官中  
外數十餘年晚在黃門足為黃秩清守道朝廷共推親弟懷莊雖  
居朝列然其儉身素謹亦有兄風妻子居貧無可以給聖朝褒賢勸  
善激濁揚清貪婪者靡不弃指介潔者宜應念錄况富木業業所宜  
能散天地至仁所貴能養行賞必於合義賜與難以妄加知懷慎者  
既曾宰臣特承皇眷施舍可愛沮觀斯在臣等暗識不早陳聞知謙  
上言理足甄用望出制論盧懷慎平生清苦更賜其家物一百石粟  
二百石以示不遺從之

張錡至德中平章事居身清廉不營資產

楊綰大曆中平章事儉薄自守未嘗留意家產口不問生事累任清



要無定一區所得俸祿隨月分給親故

韓沈貞元初為相自居重位愈清廉嫉惡弥逢闕漏知無不為家人資產未嘗介意入仕之初以至卿相凡四十年相繼乘馬五匹比及弊惟

李冕在相位二十年祿俸皆遺親黨身沒而無私債

趙退翁貞元中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情性儉約為宰相宅宇居止之處類貧士大夫也所得祿俸先置私廟而竟不立第宅產業

柳軍性節儉不理產業官至宰相假宅而居

李吉甫為相雖服物食味不極珍美而不植財產京師一宅之外無他第墅公論以此重之

程并為宰相性廉約身歿官第家無美財

鄭餘慶四朝居將相之位出入垂十五年祿賜所得多分給親黨其家頗類寒素自至德己未方鎮除授必遣中使人旌節就第宣賜皆厚以金帛遺之求媚者惟恐其數不虞故王人以來有獲錢數百萬者餘慶每受方任天子必誠其使曰餘慶家貧不得妄有求取

朱申錫為相為中尉王守澄所搆再貶開州司馬申錫自居內廷及為宰相以時風侈靡居要位者多取納遂成風俗不暇更方遠古丘與貞元時甚相背矣申錫至此約身勤潔尤以公廉為己任四方道悉無所受既被罪為有司驗劾多獲其四方受領所還問遺之出朝野為之歎

鄭覃至相國所居未嘗增飭終庇風雨家無媵妾人皆仰其素風焉後唐李愚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長興四年二月愚病明宗令中使問



愚病所居寢室蕭然四壁病榻弊氈而已中使具言其事帝曰嘻宰相俸幾何頓如此詔賜絹百疋錢百千帟帳什物一十三事周馮道為太師中書令顯德元年薨道歷仕四朝三入中書在位二十餘年性廉儉不為受四方之賂未嘗以片簡擾諸侯私門之內無累茵無重味不畜姬僕不聽絲竹有寒素之風

威重

傳曰有威可畏謂之威又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况夫應槐鼎之象處廊廟之尊萬民具瞻四國為憲固宜資性端重容貌祇肅履有常度居無惰容憚服遠夷得真相之休表平群后有大臣之風所以享高明之寵紀載成之業致遠甚重而克濟焉

漢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為人沉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

處即僕射竊窺視之不失尺寸

識記也

其資性端正如此

車千秋為丞相謹厚有重德

魏相為丞相為人嚴毅

薛廣德為人溫雅有蘊藉位至丞相

王商為丞相成帝甚重任之商為人多質有威重

多質言不為文飾

長八八

餘身体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

未央宮

丞相商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謁商

單于將見天子而經未央庭中過也

商起離席與

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嘆曰此真宰相矣

常賢為丞相謹守持重

王嘉為丞相剛直嚴毅有威重哀帝甚敬之

後漢趙意為衛尉代虞延行太尉事居府如直內典宿衛外幹宰職



正身立朝未嘗懈惰

弁融代伏恭為司空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

晉魏舒以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司徒有項即真舒有威重徇望後魏于洛扶文成時為侍中尚書令在朝祇肅百僚之慚

北齊斛律金為左丞相文宣晚年敗德嘗持稍走馬以擬金甯者二金立不動於是賜物千段

唐李靖為尚書左僕射性沉每與時宰參議恂恂然似不能言

揚綰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或造之者清談終日未嘗及名利或有客欲以世務干者見綰言必玄遠不敢入詞內愧而退

裴珀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雖年少驟居相位而性峻整有法度雖人俺宿輩造請不敢干以私

常處厚為相居家循易如不克任至於廷靜敷啓及馭待公吏位確寔然不可迎奪質狀非魁偉如甚懦者而庶寮請事畏懼相顧雖與語移晷不敢私謁

梁張文蔚為相沉遂重厚有大臣之風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一十







